



標註十八史略卷之七

筑後 笠間益三 標註

宋

補綱鑑分註哲宗如冲嗣位高
 太后臨朝任用賢相庶事脩舉迨後小人得志橫行追貶元始正人殆無虛日以我禍亂而金狄之難煎微欽之禍兆矣
補按邢恕博通經籍能文章從程頤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儉邪之小人耳
補雲間張氏曰

哲宗皇帝名煦初為延安郡王神宗大漸立為太子先是蔡確遣舍人邢恕邀高公繪欲使白太后言延安冲幼岐嘉皆賢王也公繪懼曰公欲禍吾家亟去恕包藏禍心反謂太后與王珪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子顥顥已及章惇蔡確得無變且播其說於士大夫間矣神宗崩太子即位甫十歲大皇太后同聽政熙寧中太后已嘗流涕為神宗言安石變法不便既垂簾知天下厭苦日久首罷東京戶馬罷京東西路保馬罷京東西物貨場罷諸州鎮寨市易抵

標註十八史略卷之七
 宋世宗

抑觀高后聽政之初起司馬光呂公著程顥等嘉問邢恕羅保

甲團教方因市易養馬諸法皆所以合天心而協人意者也就謂女后當因而無足稱者我補按元祐元年三月罷免役法司馬光謂以差役法代之蘇軾言利害略等止之光持之益堅

當罷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在京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糧巡教等官罷方由等皆從中出大臣不與音呼去聲舍人唐百官志起居舍人分侍左右太皇太后政嘉哲宗二兄亦哲宗兄賴已之已音紀為神之為去聲罷檢當神宗時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甲宅或金帛為檢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今罷之罷汴河堤岸司每歲所收地課及所放市易常平免役科息錢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類有倍折神宗時呂嘉問奏眾行願出免行錢詔從之至是罷後王珪卒蔡確韓縝為中出自太后出不與之與音豫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光居洛十五年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神宗升遐赴闕入臨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歸洛已而召為

周顥以名節自砥

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而已補續綱目注走卒伍伯之類也云々即今行便狀也補按使蒙言有名望以手加額者合掌加額而跪拜即南膜拜也梵語南無或曰南膜猶言歸依也胡人每拜佛必呼南膜而誦其号故謂拜佛曰南膜拜亦曰膜拜此衛士依顥之也補按顥嘗曰新

執政臨去聲吊哭也呼去聲 ○河南程顥以是歲卒顥字伯淳弟頤字正叔兄弟皆從濂溪周惇頤受學惇頤字茂叔博學力行聞道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嚴恕務盡理以名節自礪雅有高趣牕前草不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有太極圖通書行于世顥頤初從之首令尋神尼顏子所樂何事學成各以斯文為己任顥嘗言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熙寧中以新法不合去國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表叔張載弟頤為首其死也文彥博采衆論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為之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

法之行乃吾等
激成之當時自
愧不能以誠感
上心遂致今日
之禍豈可獨罪
王安石也
補按綱鑑願年
十八上書仁宗
欲黜世俗之論
以王道為治
平元豐間大臣
屢薦皆不起至
是司馬光呂公
著共疏其行義
曰伏見河南處
士程頤力學好
古安貧守節言
必忠信動遵禮
法年踰五十不
求仕進真儒者
之高蹈聖世之
逸民望擢以不

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
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辨異端息
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願
嘗語人欲知吾之道者觀此序可矣是歲元豐八年頤音
怡濂溪號周惇頤周
姓惇頤名大極圖形容無極太極陰陽五行之妙通書四
十篇一命周禮九命去一命今第九品也上上聲推音吹
表叔外親曰表夫音扶賀賀焉無見自千四百年
之後明道先生去孟子之世凡千四百年語去聲張載字
子厚初無所不學後聞二程之言乃盡棄其學而講焉有
東銘西銘正蒙理窟等書行于世入謂之橫渠先生無所
不學
孫吳佛老之類
二程明道伊川共城邵雍字堯夫居河南與二程友雍之
學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物之變精於

次使士類有所
矜式詔以為西
京國子監教授
力辭尋召為祕
書郎
補按綱目顯資
性過久充養有
道又云遇事優
為又云深有意
經濟按伯子之
天賦自高加之
以學問其所成
誠有由矣其被
召還死不可惜哉
補按廣義哲宗
以啓沃之任待
伊川伊川以聖
賢之學輔哲宗
可謂君臣相遇
者矣使哲宗惟
和惟一勿有問
之吾見武丁傳

物數推無不中音顯嘗在考試院以其數推之出謂雍曰堯
夫數只是加一倍法雍歎其聰明雍欲以數學傳二程二
程不受邢恕欲受雍不許曰彼長姦雄雍有皇極經世書
十二卷擊壤集歌傳于世入謂之康節先生富弼司馬光
等皆深敬重之共城縣屬衛州共音恭數如字下並同推
音吹下同中音去聲加一倍法如太極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類推之無窮長音張上聲
皇極云云取木中至正應變無窮之義觀物篇下卷觀物外
篇下宋自歐陽脩以古文倡天下文章雖大變而儒者義
理之學至周程出然後大明雍惇頤載皆歿於神宗之世
至是顯又歿惟頤在學者宗之為伊川先生倡音唱導
引先也
元祐元年蔡確罷確與章惇邢恕相交結恕往來傳送語
言自謂有定策功言官王覿極言惇確及韓縝張璪朋邪

司馬說不足為美於前矣未幾遂反成黨禍惜哉

補按廣義光公平正大夏國死民熙寧新法刻革殆盡一變而為元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雖古之良弼不過如此嗚呼漢業未復而武候早卒秦基未固而壬猛先殂詎不深可惜哉使天假之以年則不惟無紹聖之禍亦且無崇寧之禍乎
補按宋紀安石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

劉摯朱光庭蘇轍累數十疏論劾確先黜以司馬光為左僕射時王安石已病其弟以郵吏狀示之安石曰司馬十
二作相矣悵然久之議者或謂三年無改父道新法姑稍損其甚者足矣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乃定或謂光曰章惇呂惠卿輩他日有以父子之議聞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復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言官即諫官累上聲先黜知陳

王安石卒

溫公

不流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蕪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也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靈把合為一人性復強收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固然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故神宗排衆論而力倚任之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不克令名以終又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

州其弟安國十二光行爭如字極音蒸上聲亦丞也
父子之議言新法乃先帝所立而子改之復音伏 ○章惇韓縝罷 ○王安石卒安石在金陵常獨語福建子恨惠卿也惠卿叛安石惟章惇終始不叛安石又常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者司馬君實也語如字福建子登 ○呂公著右僕射以呂公著為右僕射下皆倣此
文彥博軍國重事程頤崇政殿說書兼軾翰林學士竄貶呂惠卿鄧綰等 ○司馬光為相八閱月而薨太皇太后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光在位遼人復人使來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民罷市畫其像印鬻之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光嘗語

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析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勅其邊夷云云

晁無咎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
 劉安世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入使去聲
 載喜諧謔而願以禮法自持載每嘲侮之光之薨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吊願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載曰此在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願怒二人遂成隙門人朱光庭賈易為言官力攻載傳堯俞王巖叟呂陶等相繼論列堯俞巖叟右光庭陶右載是時元豐大臣退於散地皆銜怨入骨陰伺間隙諸賢不悟方自分黨相攻有洛黨川黨朔黨洛黨以願為領袖光庭易為羽翼川黨以載為領袖陶等為羽翼朔黨以劉摯王巖叟

蘇軾 程頤 成際 諸賢 分黨

呂公著 呂大 停調
 聞罷免後法而愕然失聲此則真情矣迨元祐元年則其黨斥其法及廢而即愧懼以死矣安石後裔自零之外絕滅無聞足徵新法殃民之報云補按宋興以來
 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公著薨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徒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感公自少講學以治心養性為本

劉安世為領袖而羽翼尤眾未幾願罷不復召久之載亦罷後再入三入皆不久而出曰不之不言否枉死市戲言
 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純仁仲淹子也公著尋薨○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謫安州日作夏中登車蓋亭詩譏訕臺諫論確不已安置新州呂木防劉摯范純仁王存等以為不宜令過嶺置死地純仁曰此路荆棘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曹政恐不免耳爭之不得臺諫交章攻純仁黨確純仁遂罷劉摯為右僕射木防摯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摯輒等力陳其不可摯罷摯頌為右僕射頌罷純仁又代之漢陽軍屬湖廣安州屬湖北今德安府車

太皇太后

女中

平居無疾言還色於声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過事善决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

蓋亭安州郡治譏訕其詩云嬌嬌名臣郝軌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君倚碧巒蓋唐高宗上元中以其疾欲遜位武后既中公郝處俊諫止之今思之乃譏掌諫之不能諫新州屬廣東過嶺入廣途經五嶺荆棘久無遠賤過嶺爭諫同交章交上章疏黨人神宗末年安石之黨調停和解兩全 ○元祐八年九月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崩臨崩對上謂太防純仁等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后聽政九年天下稱為女中堯舜不比外家以擁佑嗣君之故二子一女皆疎以至公御天下當世賢者畢集于朝君子之盛後世以慶曆元祐並稱焉承神宗厭兵之後與民休息西蕃鬼章為邊將擒獻釋不誅以招其部屬夏國自其主秉常卒

上昭政親侍場召惇惇

成憲賢哲起群補按章惇專以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蔡下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程思上官均等居要地協謀朋黨教復仇怨補按發明章惇惠卿宋之大姦今復其官則是大姦得路羣陰彙進矣自此而後小人盡用新法盡復不至於天怒人怨四海分崩而止也豈不深可惜乎豈不深可痛乎補按許浩曰宣仁之賢遠過明

乾順立政亂主幼屢寇邊失藩臣禮皆強臣為之以其君民非有罪不忍與師討伐詔諸路嚴兵自備而已

不此私暱曰此嗣君哲宗二子徐玉魏玉一女封邑未詳慶曆仁宗年号元祐太皇太后聽政年号為邊之為去聲

○上始親政侍郎楊畏首叛呂太防自謂迹雖元祐心在熙豐不對乞召章惇明年改元紹聖太防罷惇為右僕射

純仁罷惇之來也道遇陳瓘惇素聞其名獨請共載訪以世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惇默然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相公

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既至以漸盡復熙豐之法治元祐人之罪無辜日司

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司馬

康等已死者皆追貶奪贈呂太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
劉奉世韓維王觀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
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勗吳
安詩王份張耒晁補之黃庭堅賈易程頤秦觀朱光庭孫
覺趙高李之純杜純李周蕪軾范祖禹劉安世鄭俠等皆
連貶竄文彥博久致仕降為太子太保罷節鉞尋薨皇后
孟氏太皇太后所選聘也在中宮五年而廢章惇蔡下請
追廢太皇太后賴太后向氏太妃朱氏泣諫上悟惇下堅
請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庭乎抵其奏於地
首叛呂畏與太防相及熙豐熙寧元豐安石之政將音漿
復音伏治平聲奪贈追論前罪貶其官爵奪其封贈音
免份音彬柔音雷去聲罷節鉞追回節旄斧鉞不得為節
度使孟氏廢事見宋鑿紹聖三年向氏神宗后哲宗母向

補按彥博連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諫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焉
補按二范罷章

劉氏

惇進此元祐紹聖治亂之幾

音餉朱氏神宗妃上悟宋

立賢妃劉氏為后右正言鄒

補按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

浩乞追停冊禮別選名族詔浩除名勒停羈管新州浩道

激厲及劉后立書謂人曰志完不

過其友田畫臨別出涕畫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

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畫迎諸

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無自沮士

途志完那浩字補按綱鑑分注

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冊禮冊立皇后之禮勒停○元符三

徽宗機巧多伎大興土木窮極

年上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壽三十五皇弟立是為徽

盜賊雖平及復不省屏忠奸奸

宗皇帝改元者三元徽宗皇帝名佶神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哲宗崩欽聖

約金滅遼尋為金欺虜帝北行

憲肅皇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嗣后欲立端王章惇曰端

封昏德公祖五國城哀哉

王浪子耳曾布身長望見端王已在簾下叱曰章惇聽太

同大補網目純仁時
同今在永州遣中使

范純仁等賜以茶藥論之

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

直今處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

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云

事在哲宗元符三年四月

補又按追復文彦博等三十二

人官亦見同年五月日從韓忠

國事范純仁等二十餘人並叙龔夬陳瓘鄒浩為臺諫

忠彥琦子也○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追復官

文彥博王珪呂太防劉摯韓維梁燾司馬光呂公著孫固

韓忠彥曾布左右僕射○貶邢恕○貶蔡京蔡卞安石

翰林承旨瓘見其視日不瞬謂此人必大貴然以其區區

精神敢抗太陽他日得志必為天下患瓘語人曰射人先

射馬擒賊先擒王連疏攻之甚力京罷尋又以御史陳次

論之遂貶雷州

補按綱目蔡卞

專托紹述之說

上欺天子下

類皆密疏建

然後請帝親

付外行之章

升等言與下俱貶任音壬翰林承旨官名位在諸學士上

內外密奏皆專受專對音舜目動曰瞬語去聲射

意專欲紹述熙豐之政而曾布微有兩存熙豐元祐之意

故建中靖國初嘗畧變章惇蔡卞所為既而布迎上旨正

人任伯雨江公望陳瓘等不容於朝小人雖各有黨更迭

出入意向則同祖安石而已建中靖國四字年号更音庚

者蓋欲逐元祐之正人爾正人如任伯雨等時相曾布惇

並仁

范純

何仁

三年

補又

人官

諫陳

賜以茶藥論之

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

直今處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

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云

事在哲宗元符三年四月

補又按追復文彦博等三十二

人官亦見同年五月日從韓忠

國事范純仁等二十餘人並叙龔夬陳瓘鄒浩為臺諫

忠彥琦子也○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追復官

文彥博王珪呂太防劉摯韓維梁燾司馬光呂公著孫固

韓忠彥曾布左右僕射○貶邢恕○貶蔡京蔡卞安石

翰林承旨瓘見其視日不瞬謂此人必大貴然以其區區

精神敢抗太陽他日得志必為天下患瓘語人曰射人先

射馬擒賊先擒王連疏攻之甚力京罷尋又以御史陳次

論之遂貶雷州

補按綱目蔡卞

專托紹述之說

上欺天子下

類皆密疏建

然後請帝親

付外行之章

升等言與下俱貶任音壬翰林承旨官名位在諸學士上

內外密奏皆專受專對音舜目動曰瞬語去聲射

意專欲紹述熙豐之政而曾布微有兩存熙豐元祐之意

故建中靖國初嘗畧變章惇蔡卞所為既而布迎上旨正

人任伯雨江公望陳瓘等不容於朝小人雖各有黨更迭

出入意向則同祖安石而已建中靖國四字年号更音庚

者蓋欲逐元祐之正人爾正人如任伯雨等時相曾布惇

邢恕章惇復得進用由王安石曲學偏見佞人

邪黨布滿朝廷而釀成靖康之禍者良有以也○遼主弘

基殂號道宗孫延禧立號天祚○女真阿骨打立女真本

名朱里真肅慎之遺種而渤海之別族也或曰本姓挈辰

韓之後三國志所謂挈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

鞨

宋徽宗

宗務任曾布之
於初政豈小補
我然則分注載
曾布徒伯雨為
度支員外郎而
其綱則歸之徽
宗者命令出于
君而徽宗不得
不任其責也
補按綱目蔡京
自書姦黨為大
碑頒于郡縣令
監司長吏廳皆
刻石有長安石
工安民當鑄字
辭曰民愚人固
不知立碑之意
但如司馬相公
者海內稱其正
直今謂之姦邪
民不忍刻也府

鞞者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本不相統自太中祥符以後
絕不與中國通有生女真者其類猶繁其酋曰巖版有孫
曰楊哥太師遂雄諸部或曰楊割之先新羅人完顏氏女
真妻之以女生子二人長曰胡來傳三人而至楊割阿骨
打其子也為人沉毅有大志阿音遏擊奴加切辰韓東夷有馬韓辰韓辨韓元魏元氏北魏靺鞨音未鞞音曷生女真木金志居混同江南者曰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居江之北者曰生女真亦臣於契丹新羅國在東夷妻音砌三人人當作世○建中靖國一年而改崇寧韓忠彥罷再追奪司馬光等官籍元祐黨人籍記姓名文彥博等九十一百一十九人詔其子孫有官無官並不許列闕又詔宗室不得與其子孫及有服親為婚姻○曾布罷蔡京為相蔡下執政再貶竄元祐人立姦黨碑京自崇寧為僕射歷大觀政和重和為大師嘗暫罷輒復入雖罷之日實執

官怒欲加之罪
民泣曰被殺不
敢辭乞免錮安
民二
補按初差役之
復為期五日同
列病其太迫知
開封府蔡京獨
如約悉改幾縣
顧後無一違者
自光光喜曰使
人人奉法如君
何不可行之存
補丁南湖日曹
享豫大易言保
治之道也而蔡
京倡之以消其
召亂之謀
補按帝時盤意
花石蔡京諷朱
冲密取浙中珍
異以進初致黃

國命其間趙抃之張商英作相嘗與京異然在位各不過
數月或一年而罷如何執中鄭居中劉正夫余深雖在相
位或父或淺居中亦與京異常相排正夫亦小異然於京
之權寵無損也京子攸之婦出入官禁攸遂大用至父子
權勢自相軋上寵攸而尊京子弟親戚滿朝皆其父子之
黨京倡邪說以為當豐亨豫大之運專以奢侈勸上窮極
土木之功廣京城修太內盛築內苑鑄九鼎鼎成以九州
水土納鼎中及奉安北方寶鼎忽水漏于外作大晟樂作
玉清神霄宮崇信道士林靈素策上為教主道君皇帝作
延福宮作保和殿作萬歲山以朱劭領花石綱奇花異木
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下花下木之妙輒令上供

後歲々增加真五六品是使蒙所引酌作冲

補按徽宗政和六年四月會道

士于上清室錄宮初帝以未得

嗣子為念道上劉混康以法錄

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

隅地屬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

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

卓已而後官生子漸多帝喜益

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為異聞以

逢迎之遂竭國家之力以經營

有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者二十年間山林高深

麋鹿成羣改名良嶽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

歲冬至後即放燈縱令飲博謂之先賞元宵觀音貫重平

擯也輒也音唱鑄九鼎宋鑿魏漢律議制鼎各以奠

八方曰蒼東方曰形南方曰鼎西方曰寶北方曰魁東南

曰阜西南曰壯西北曰風東北曰凡八而中曰帝鼎皆以九

州水去納之忽水漏此啓其後北方致亂之兆大晟樂學

校祭先聖樂神霄宮初名王清和陽宮即福寧殿誕聖之

所後改名神霄宮道君皇帝策立徽宗為道家教主號道

君皇帝花石綱舟舡相繼運為一綱令去聲下同麋鹿

鹿大曰麋少曰鹿良嶽改萬歲山為良嶽音廉酒旗飲

博奕飲宴○時星芒屢見地震河決怪異迭出率以為常京

等誣奏甘露降祥雲現飛鶴蔽空竹生紫花芝草產于良

嶽及諸州連理木雙花芙蓉芍藥牡丹至指臘月雷三月

雪皆稱瑞表賀見音現連理木異本連輪雙花芙蓉○內侍

童貫梁師成用事師成專務應奉以蠱上心勢焰熏灼竊

威福於中童貫專務開邊生事於外皆與蔡京父子相表

裏○女真阿骨打以重和元年戊戌稱帝初遼主天祚刑

賞僭濫荒於禽色歲索名鷹海東青於女真女真與其隣

東北五國戰鬪乃能獲此禽以獻不勝其擾阿骨打遂叛

攻陷混同江東之寧江州遼遣將討之而敗又起中京上

京長春西遼四路兵並進獨涑流河一路深入大敗三路

皆退女真悉虜遼東界熟女真鐵騎益衆天祚親征復大

敗女真乘勝并渤海遼陽五十四州又度遼西降五州阿

骨打遂建號改名昊國號大金明年破遼上京禽色禽獸

女真阿骨打

女真大金

土木之功及聞林靈素之言復於景龍門作上清寶籙宮密建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

基閣上下亭宇不可勝計皇城上作複道通至

籙宮以便齊職之事又曰七年

春二月幸上清室講道經自是

每設大齋輒費錢數萬謂之十

道會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

道君皇帝補表了凡曰梁

適孫子美崇寧

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逕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南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禽其副賊江乃降補按察明來歸者金人心服而歸之也然葛為心服而歸之宋求地於金惟遂欲速之心不顧禮之可否所欲

也遂引兵至松亭關以與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過遼主先已引避或言金前鋒將至遼主震驚亟奔雲中入來山時燕王淳守燕蕭幹立淳為主宋童貫蔡攸帥師東路至白溝西路至范村蕭幹迎戰甚力宋師敗退耶律淳死宋師再舉遼涿州將郭藥師領常勝軍來降宋兵五十萬進駐壘清河蕭幹拒之藥師間道襲燕幹還救死鬪藥師屢敗僅以身免還盧溝之師遂潰貫攸懼無功獲罪時金主在奉聖州乃遣客禱金主圖之金主分三道進兵遂入居庸關燕降於金金使來言燕京以金兵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以輸金宋使趙良嗣往議之許歲幣如契丹舊數外更以百萬代租稅而併求雲中之地金

論中
憂之

必得無請不從增歲幣納租稅而燕之子女王帛皆為金人所取所得者不過空城而已以有用之財易無用之地竊為徽宗不取也

人僅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貫攸入燕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金入席卷而東所得空城而已貫攸歸以王安中知燕中府詹度郭藥師同知王韶之子淳復音肅州屬甘肅更姓之更音庚復燕議李氏曰豈燕雲之役者初則童貫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繼而趙良嗣來歸獻以取燕之策徽宗如之何不喜夫豈知天下大矣漢人高藥師阿芝之阿烏何切遣使李善慶京貫蔡京童貫呼慶呼姓慶名燕京即幽州西京即木同府古北關在順州北白溝在涿州南去安肅十五里亦名巨馬河宋與遼人分界處源流未詳擴音廓綏如字睦州屬江蘇今建德府為震之為去聲松亭關在景州北將至之將音漿雲中郡名即西京燕王淳遼親王帥音率常勝軍涿州又号曰常勝軍壘溝河在北平其源出於代名小黃河自奉聖州入宛平境至北平東流入海奉聖州屬北平即新州遣客王瓌進兵粘罕斡南暗只棧懶駙馬趨北平即骨打趨居庸關居庸關在北平府昌平縣西景屬河東燕山府即燕京

○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票注十八

史略卷七

宋徽宗

十一

保神

京師

河新

小人耳然宋已
受之而及金以
納叛人責不
得已繼殺之然
金人遂用此與
師矣亦何益米
謂右司郎中黃
潛善按視潛善
不以笑聞上意
乃安遷潛善為
戶部侍郎云
補按殿門搖動
此官關震驚之
象山木沒入而
山下之麥苗反
在山上亦華夷
易位之兆也
補按女醫男藥
陰陽及其常此
夷殖夏弱之象為
異莫大徽宗度

○修神保觀其神都人素畏之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
獻土又有飾作鬼使催納土者上亦微服觀之後數日旨
禁其神俗謂曰二即神使○京師河東陝西地震宮中殿
門搖動且有聲蘭州草木沒入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金

國無城郭宮室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聞雞擊鞠
之戲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類電

母其國茫然皆妾舍以居至是方營木屋數千間盡做中

國所為結綵山倡樂倡優之樂聞雞擊鞠○兩京河浙路災異豐見都城有賣青

菓男子孕而誕子又有豐樂樓酒保朱氏其妻年四十忽

生鬚鬚長木十寸宛一男子詔度為女道士兩京京東京

音其鬚存○河北山東盜起連歲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

給至相食饑民並起為盜有張仙者眾十萬張迪眾五萬

高北山眾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計○金主稱帝

六年而殂號太祖木聖武元皇帝弟吳乞買立改名晟燕

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

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偷關偷關

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天限蕃漢得之則燕境可保

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所陷以

營灤隸平為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

雜處而燕為難保矣遼張毅守平州金已遣人招毅毅曰

契丹凡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既而乃以平州南

打死廣義曰阿

又按綱金阿骨

而卒年五十六

八月至部堵爨

河北

金主

為道士毫不知
省宜女真進而
二帝北行矣
補松苗曰女化
男男化女事
所謂魔魅者時
出衰亂之世愚
弄小民者耳而信
其事筆之于書
記者之愚可憫
也凡好志怪者
皆非正人也
補按綱目金主
去燕京六月有
疾命粘沒喝為
都統蒲家奴幹
會副之駐兵雲
中以備邊而還

而卒年五十六

又按綱金阿骨

打死廣義曰阿

骨打國王也何以書死賊夷狄也

補按金人索之

蓋急王安石取

貌類戮者與之

金曰非戮也遂欲

以兵攻燕安中

言必不發遣懼

起兵端朝廷不

得已今安中益

殺之函其首係

穀二子送金

補按綱目初幹

高不在平州遣

入來索殺亡戶

口朝議將遣且

間童貫郭藥師

治兵燕山幹高

不遂請金主曰

苟不先舉代來

恐為後患金主

以為然云

補按金兵已南

下矣幹高不自

平州破檀訥至

三河蔡靖遣藥

師及張合徽劉

舜仁師師四方

五千迎戰于白

河兵敗而還藥

叔靖及都轉運

白時中建中之末

附宋邊納之趙良嗣力爭以為必招金兵金人謀知即襲

平州陷之得宋詔札自是歸曲累檄取穀不得已命王安石

中繼之而函送其首未幾金太子幹離不已由平州路將

入燕矣宋方且遣人密誘天祚來降以童貫宣撫兩河燕

山路將迎天祚金人方退天祚入陰來山不可得至是領

衆南出遂為金人所敗就擒契丹自阿保機至天祚九世

而亡時宣和七年乙巳歲也是冬金幹離不粘罕分道而

南幹離不陷燕山郭藥師降之金兵長驅而進郭藥師為

前驅童貫自太原逃歸粘罕圍太原太原帥張孝純歎曰

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乃畏怯如此身為大臣不能死

難何面目見天下士孝純以冀景守關知朔寧府孫翊來

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

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耳乃復引戰金

人大沮再益兵力不能敵翊死焉無一騎肯降時王黼先

丁年已罷而白時中李邦彥並相皆鄙夫也金兵來時中

但建出奔之策而已上內禪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六曰

建中靖國曰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太子立是為欽宗

皇帝昌平縣屬北平音俞濼音察屬河東為契為金為

同詔札得宋朝所賜手詔歸曲音角八路名号未詳爭

離不之音序將入之將音下並同兩河河東河北敗

音拜赫擒金削封天祚為王送長白山築城居之九世

逾阿保機自均王貞明二年始建元至是凡二百十

年死難之難去聲朔寧府屬山西即朔州觀察唐乾元初

改採訪使曰觀察處置使即今提刑按察使也孫翊時魚

此職先音霰內禪傳位太子

子建中即位二年改元

補綱鑑注欽宗

矣

宋徽宗

在東京初無失德立遺強胡二年入寇逼之北

夫 補按綱目時天下皆知蔡京等

上皇 蔡京為首者討首惡也京等盡

欽宗皇帝名桓在東京無朱德蔡京童貫輩咸憚之欲動

搖不可至是即位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童

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以謝天下彥以根括民由

破蕩百姓結怨於河北京東西三路者也勔以花石綱所

在騷動結怨於東南者也靖康元年首鼠黼勔彥尋皆殺

之上聲枯田宋鑿政和六年案民聚券而以樂尺○有

狐升御榻而坐者詔毀狐王廟狐王出處未詳此下節案

城守策○除元祐黨籍追贈范仲淹司馬光等官○白時

中罷李邦彥張邦昌為相○春正月韓離不抵京師先是

朝廷遣李邦彥張邦昌為相○春正月韓離不抵京師先是

朝廷遣李邦彥張邦昌為相○春正月韓離不抵京師先是

補發明云御榻

至尊極嚴之地

狐乃荒原曠野

之物以荒原曠

野之物居至尊

極嚴之地其異

滋甚矧狐乃陰

柔之物夷狄陰

柔之類而狐即

胡之應也則金

而升御榻則金

入竊據中原之

與鄴借來邦彥等皆主和惟綱欲戰上是邦彥之計遣鄭

望之出使未至而遇王洎與俱入見又遣李棬出使棬又

與金使借來金人需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

萬頭表改百萬匹割中山河間太原三鎮地二十餘郡且

欲宰相親主為質遣張邦昌副康王如其營金國太子與

康王同射連發三矢皆中善金人謂是將家子非親王遣

歸更請肅王為質種師道等諸路勤王兵至師道奏京城

周回八十里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宜與城內劄寨拒守

俟困擊之綱亦奏金以孤軍深入如虎投檻不可與角一

且之力縱歸擊之必勝之計上然之而李邦彥吳敏等專

主和議論不一致屬有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譏未

西主十一各長一 宋欽宗靖康元年 十五

全人得地而退

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

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伏闕乞復用綱得旨復右丞充守禦使衆乃散金使復來乃以割三鎮詔書遣使持往時括在京金僅得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藏蓄已空金人圍京城凡三十三日得割地詔不俟金幣數足而退种師道請臨河要擊之綱亦以為彼兵六萬而我勤王之師二十餘萬縱其半渡而擊之必勝邦彥等不從惟詔三鎮仍堅守不割

申山之中音仲間音澗質音致康王皇弟構中管之中去聲凡衣有表有裏段幣帛也
聳音格箭受弦處曰筈中管謂後矢破前矢也庚
肅王亦皇弟徽宗第五子种師道等師道與同鎮陝西路姚平仲三延張俊韓射中環慶汪洋馬廷杰河姚古秦鳳
种師道中大劫彦賀折可求等勒王兵勤於王事之兵俟困俟其糧乏兵困糧也圈也縱歸給以誓言詔復三鎮縱

上皇歸京師金兵至

新服厥命之藥石也使徽宗預用李公又何至于今日之顛沛乎

補按綱目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隆德府遂次于澤州先是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遂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歎曰閔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久矣

其歸國統制官掌宜撫軍復用復右之復音伏
三鎮中山河間大原粘金王孝迪議括取在京軍民官吏
金銀要
音腰
○京師受圍時梁師成已誅至是竄蔡京於儋州

至潭而死年八十蔡攸竄萬安軍尋有詔即所在斬之童貫亦遠竄追斬於南雄儋音擔在南海今南寧府屬安軍在南海南雄府屬廣東○李

邦彥罷張邦昌吳敏並相邦昌罷徐處仁相處仁敏罷唐恪相恪罷何桌相音○上皇歸京師數月金兵復至斬

離不由東路陷真定長驅先抵京師粘罕由西路陷隆德太原府汾澤州平定軍平陽府河南府河陽府鄭州懷州

抵京師張叔夜等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各道兵毋得

動京師自十一月受圍凡四十日有卒郭京者言能用六

矣遂至隆德城
中素無備二日
而陷守臣張確
死之是靖康元
年春事以下係
夏秋金人去來
不一而忠邪遂
不決至遺北狩
之真入主讀之
猶不覺悟亦何
言乎
補按綱鑑金人
攻通津宜化門
何桌數趨郭京
出師京徙期再
三至是京尺令
守禦人下城毋
得窺窺因大啓
宣化門出攻金
師京與張叔夜
坐城樓上金兵
分四翼謀而前

甲法生擒粘罕幹離不盡令守禦人下城獨坐城樓上以
親兵數百自衛俄頃金人鼓譟而進京給眾曰須自下城
作法因引餘兵南遁虜兵登城者纔四入眾皆披靡大潰
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時師道前
一月卒矣護駕人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張叔夜連戰四日
斬其貴將一人欲護駕突圍而出上惑於和議不更士卒
號哭而散虜使劉晏請上出城都民爭入齋而食之何桌
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是斂兵不下惟以割地
責金幣和議為辭以誤戰守之計侍郎耿南仲力主議和
上以為然遂墮其計二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
憂已病朕當自往遂如青城見之二宿而返明年春復請

京兵敗退走墮
死於護龍河填
尸皆滿城門急
閉京白叔夜曰
須自下作法因
下城引餘衆南
遁金兵遂登城
四壁兵皆潰京
城遂陷帝聞城
陷慟哭曰不用
种師道言以至
於此
補按師道言謂
扼而殲諸河東
其半濟擊之也
補按若水在金
營旬日粘沒喝
召問立異姓狀
若水因罵之為
劇賊粘沒喝令
擄之去若水反
顧罵益甚謂

上出郊續逼出上皇張叔夜諫曰今上一出不歸陛下不
可再往臣當率勵精兵護駕以出縱虜騎追至臣決死戰
或可僥倖若天不祐死於封疆不猶生陷於夷狄乎上皇
欲飲藥為范瓊所奪逼上皇出宮皇后太子親王帝姬皇
族前後二千餘人悉赴軍前城中子女金帛寶玩車服器
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然後宣金主詔書選立
異姓遂冊前太宰張邦昌為楚帝以宋二帝北歸金人在
汴凡七閱月而去始至張叔夜嘗力戰餘皆主和以至梟
豕莫儔王時雍徐秉哲范瓊等往來逼逐上皇以下出郊
議舉異姓方上在青城逼易御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
奮罵金人刀裂其頤斷其舌而後梟之相謂曰大遼破死

河東張叔夜食而不死

其僕曰我為國死職爾奈何又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搨破其脣以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

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皆爭論乞存立趙氏金人驅之從上北行叔夜不食粟惟飲湯過界河死稟至燕亦不食死當京城危急時四方勤王之師至者皆詔止不進恐妨和議訖金人之退未嘗交兵上在位不二年國破改元曰靖康弟康王立于南京是為高宗皇帝

靖康之禍

兵無間被藝能否但挾年命合六甲者所傳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

南京即應天府○日中曰靖康之禍視石晉無以異然契丹雖疲而契丹亦弊矣觀澶州之戰屬乘風縱火以迫之而晉軍饑渴之餘乃大呼而求戰向使靖康時則望風而走矣若非杜威之隆晉不亡也契丹之敗晉以百戰而靖康之取兩河再渡河東京師未嘗有一戰之勞皆小人之夷狄終始誤之也其始也開闢以召禍後也又欲連和以免禍靖康之責國際慶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開闢之人也宣和開闢即熙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復霜堅冰其來有漸矣

南宋

高宗皇帝名構徽宗第九子也母韋氏徽宗夢吳越武肅

錢王入室已而生構封康王靖康初嘗出使離不軍是

冬輟離不再來奉詔再出使耿南仲偕行至相州民遮道

請無往至磁州守臣宗澤止之相州守以蠟書言金入方

遣騎物色康王所在乃回相州與南仲揭榜召兵勤王有

力請而後從之
高宗未能削平
海內遂正尊位
何哉創業之與
中興固自不同
高宗苟不早正
位号以擊人
則天下之望孤
矣焉可以漢高
為比而擬議之
我
補按宗澤之言
遂不行矣命沢
趨澶淵自是沢
不得預帥府事
矣
補按詔告中外
曰歷年二百人
不知兵傳世九
君世無失德或
舉族有北轅之
黨而敷天同左

詔以康王為大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領兵入衛王從伯
彥議出北門渡河至大名聞京師陷澤請進兵向京城伯
彥請王移兵東平措身安地南仲亦以為然遂東去知河
間府黃潛善亦領兵至進屯濟州探報二帝北行張邦昌
為金所立國號彥是日風霾日有薄暈百官慘怛邦昌亦
有憂色惟王時雍范瓊等欣然若有所得錢王錢姓王爵
名鏐相州守汪伯彥蠟書藏書蠟中揭音竭東平府屬山
東即鄆州濟州屬山東齊上聲探音貪為金之為去聲
暈音韻但音丹不聲邦昌在位三十三日御史馬紳貽書
邦昌請速行改正易服歸省遂迎元祐孟太后聽政太后
迎立康王詔告中外有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
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遣使奉表及以孟后詔來

建炎

祖之心乃眷賢
王越居舊服
補按宗澤在襄
陽聞黃潛善復
倡和議上疏曰
自金人再至朝
廷未嘗命一將
出一師但聞姦
邪之臣朝進一
言以告和幕入
一說以乞盟然
至二聖北遷宗
社蒙恥

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使臣自河北竄來進道君手札
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王慟哭拜受遂趨應天府即位改
元建炎以主和誤國罷氣耿南仲召李綱為相以宗澤知
開封為留守綱至邊防軍政略有緒而潛善伯彥復主和
亟遣祈請使矣綱相數十日而罷潛善伯彥為相首誅上
書入陳東歐陽澈策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是冬
車駕遂至揚州金人分三道南來二年春金人至汴為宗

車駕
至金
宗澤
還汴

補新安胡氏曰
李綱為相朝綱
兵防皆已振整
方七十餘日為
汪黃所讒張浚
所論而罷汪黃
不足責矣浚乃
如是深可惜也
補按初沢罹疾

澤所敗澤招撫群盜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表
疏連數十請上還汴潛善忌其成功從中沮之憂憤疽發
背而沒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都人為之
號慟聞者皆相吊出涕易音亦孟太后哲宗后時不官有
位者皆從二席惟孟氏以廢得存

楊人裕

己次台章

不赦更不放還
蓋用黃潛善計
罪網以謝金也
補按綱目庚戌
四年春正月金
人陷明州屠其
民遂襲帝于海
帝走溫州
補按江中之後
世忠妻梁氏親
執桴鼓敵終不
得濟俘獲甚衆
虜元求之塔龍
虎大王元求懼
請盡歸所掠以
假道世忠不許
復益以名馬又
不許
補按世忠大潰
焚溺死者不可
勝數世忠僅以
身免奔還鎮江

不及遂陷袁潭荆南澧州乃自石首北渡而去一軍自滁
和向江東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及守臣皆降於兀木
通判楊邦乂不從刺血書裾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
衆擁見兀木誘諭累日輒叱罵卒大罵見殺兀木長驅陷
杭州上去已七日兀木進陷越州四年春陷明州時上已
次台州章安鎮金人以船犯昌國縣欲追襲上舟提領海
舟張公祐引大船擊散之乃退回兵陷秀平江常州至鎮
江韓世忠邀之以海舟與戰數十合多俘獲伏卒金山龍
王廟發獲兀木相持於黃天蕩兀木求假道甚恭不許欲
自建康北歸不得去或教於冶城西南隅蘆場地鑿大渠
一夕成次早出舟趨建康世忠大驚尾擊之一日值無風

金人

兀木遂濟江屯
於六合縣世忠
以八千人拒兀
木十萬之衆凡
四十八日而敗
然金人自是亦
不敢復渡江矣
補按吳玠郭浩
皆曰敵鋒方銳
宜各守邊塞須
其斃而奔之亦
從張浚宜弘度
容衆而執拗偏
見難其志善兵
而奈事不舉故
大將小才不足
特善用人之謂
大才張浚志焉
而量狹致失此
機可惜哉

海舟不能動兀木乃引其舟出江北去疾如飛以火箭射
海舟世忠軍亂奔還兀木乃得北遁統制岳飛邀擊敗之

於六合興國軍屬湖廣大治縣屬興國軍洪撫即臨川郡

州禮音禮皆屬湖廣石首縣屬江陵

見之見音現累上聲卒大之卒音遵个聲明州屬浙東今

屬江州金山在江中去鎮江城七里統制岳飛統制官岳姓飛名敗音拜初張浚西行上

命浚三年而後用師及是桂辣兀木皆在淮東浚聞兀木

躊躇心再犯東南議出師攻取以分其勢士大夫及諸將

皆以為不可浚決策移檄粘罕問罪遣吳玠入長安金人

遂調兀木自京西星馳赴陝西與婁室合浚合六路兵至

富平婁室擁兵驟至鐵騎直擊環慶路趙哲軍佗路不援

中興事業却求江上之流舟謂其指斥乘輿乃送端于荊州獄武臣康隨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燔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恨有叛去者常熟丁奉曰曲端之父渙任左班殿直戰死端為名將則忠為

於箭苦關兩道皆不能入麟音隣敗音拜下同○范宗尹罷秦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遂為右相呂頤浩為左相○元木會諸道及女真兵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和尚原玠璘三日三十餘戰大破之元木中流矢僅以身免始自河東歸燕山寶雞縣屬鳳翔中○紹興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言者劾秦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遠圖檜罷朱勝非為右相言者黃龜年○紹興三年春金撒離曷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吳玠急引兵扼之饒風嶺金人間道遠出其後玠遽還仙人關金人遂進陷興元知府劉子羽退保三泉縣潭毒山撒離曷食盡乃引還吳璘以無糧拔寨棄和尚原金人得之玠度其必

元昭金人

臨上還

肖子則孝其死也說者皆罪張浚固矣然端剛復自用輕視用上勞効未著動違節制浚殺之蓋免蓋亦自取此史氏西平之論也補按綱鑑注唐初折和州綿谷置三泉縣補按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補按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

深入乃嚴兵以待兀朮果與撒離曷來犯仙人關玠璘與戰七日金人不能支宵遁玠設伏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金人決意入蜀卒不得志是歲浚又失岷關外惟存階成秦鳳浚召還尋與劉子羽皆敗竄浚是行本欲由關陝取中原乃盡喪關陝而歸賴得玠璘保蜀而已漢陰縣屬金州金商二州皆屬陝西饒風嶺在商州仙人關在鳳州三泉縣屬大安度音堂个聲敗音拜下並同玠在鳳州居佳子羽安置白州關陝關中陝西○齊遣李成攻陷鄧襄隨郢唐州信陽軍等岳飛復隨郢成棄襄陽而遁郢今安陸府信陽軍即中州已上六州隨郢屬湖北餘皆屬河○呂頤浩朱勝非相繼罷趙鼎為右相○齊以金兵分道南侵上詔親征出如平江以張浚知樞密院先是浚極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上思其言遂

江視波
上師

故涉險東來不虞
三州而得不償
先
補發明云世忠
設伏伐木為柵
自斷歸路以為
戰之不勝誓以
必至矣由是虜
兵甫進伏軍夾
擊虜兵敗退追
躡至淮則其義
勇之氣有以貫
徹於骨中云爾
論者以此舉為
中興武功第一
豈不誠然哉
補按岳浚相得
甚驩人知其將
並相

召之浚至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北兵之在淮東者殺之上命浚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勇氣皆倍時韓世忠駐揚州先已大敗金兵於大儀鎮擒其將撻也鮮元成閱與戰于承州十三捷仇念孫暉敗之於壽春安豐王德敗之於滁州岳飛遣牛阜等攻之於廬州撻辣兀末知為世忠所拒江不可渡引還齊劉麟劉猊棄輜重遁去皆倍倍也大儀鎮所在未詳鮮音釐姓也承州屬淮東今高郵府仇念宋將仇姓念各念音豫壽春府屬淮西即壽州安豐壽春屬縣廬州屬淮西為世○紹興五年上自平江還臨安趙鼎張浚為左右相浚兼都督諸路軍馬尋復命浚視師江上浚至鎮江召韓世忠使舉兵移屯楚州浚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無不踴躍思奮以岳

金主

補綱目楊公作
楊太紹興五年
六月飛破楊太
洞庭湖湘平按
分注飛袖小因
示浚浚欲俟來
年議之飛曰已
有定画都督能
少置八日可破
賊浚曰何言之
易於是果八日
而捷書至潭浚
歎曰岳侯神算
也
補綱目曰欲犯
我者除是飛來
按除是俗語猶
言唯是
補廣義雖古名
將不能過焉君
子論南渡之將
當以武穆為首

飛為河北京西招討使太平州屬江○先是建炎庚戌中
有武陵人鍾相起於鼎州僭號楚鼎澧潭辰岳之境皆盜
區相敗就擒其徒有楊么者據洞庭遂為劇寇官軍陸襲
之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曰有能害我除是飛來浚謂上
派不先去么為腹心害將無以立國請自行浚至湖南會
岳飛兵至急攻其水寨么窮蹙赴水死遂平浚自湖南轉
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乃入見武陵縣屬常德相去聲鼎
禮岳州屬湖廣即巴陵郡么音腰去去聲將無之將音漿
兩淮淮東淮西防秋秋高馬肥必防外夷侵境見音現
○金主晟殂謚文烈初曼與胤約兄弟立而後復歸曼
之子故晟捨己子宗盤而立曼長孫曷囉馬為諸版字極
烈儲副位也曷囉馬名豐至曼遂即位宗盤與曼之別子

西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二百一十五

蒙國

補按網盤金伐
善戰夜中能視
以較魚皮為甲
可捍流矢

齊人

補按飛遣王貴
等復魏州盧氏
縣獲糧十五萬
石降衆數方又
攻破劉豫焚其
營飛因奏進取
中原不許

補廣義高宗一
得武穆之捷奏
便當連督諸將
為援則劉豫必
俘中原必復今
而有將如此而
不得遂其志則
高宗之法懦可
知矣

及粘罕皆爭立而不得粘罕時已失兵柄與悟室並相粘罕絕食縊斃而死蒙國叛金蒙在女真之北在唐為蒙元

部亦號蒙骨斯復音伏已音紀馬羅馬○紹興六年張浚復出視師上自臨

安如平江齊人分道入寇初劉豫因粘罕得立知奉粘罕而已蔑視他師及是請兵於金宗盤沮之聽豫自行而遣

兀术提兵黎陽以觀釁劉光世時駐廬州以為難守張俊擊無退保趙鼎等請上親書付浚欲退師還南保江浚力爭以為可保必勝一退則木事去矣光世已舍廬州而退

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其眾若有二人渡江即斬以徇仍督光世復還廬州光世不得已乃駐兵遣王德鄴瓊三

敗齊兵於霍丘正陽及前羊市時劉猷至淮東阻韓世忠兵不敢進乃從淮西渡浚遣張俊統制官楊沂中至濠州

與浚合兵沂中敗猷前鋒猷引兵欲會劉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與遇於藕塘合戰猷大敗麟聞猷敗望風潰去光

世乘勝追襲亦捷北方大恐上曰克敵之功皆出右相趙鼎遠罷保江以江為限自保爭如字舍音捨復還之復音

十四二帝自建炎初由燕山如中京古奚國曹郡也在燕山北千里次年又自中京移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

上皇

補按綱上皇卒

于金分註遺言
欲歸葬內地金

主曹不許發明云不日崩而曰卒者失天下之詞也廣義云蓋書卒者特以亡國之君賤之也補按張浚志大而智乏忠有餘而才不足是以秦檜忌岳飛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何如飛曰德與鄒瓊素不相下一且偃之在上則必爭云々不及岳之忠且智也方々矣

後二年又自韓州移五國城在金國所都東北千里上皇終焉音習 ○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久已立功而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不平飛屈已下之二人皆不答及飛破楊公俊益忌之於是嫌隙日深上自如平江如建康飛因扈駕以行入見疏論恢復秦檜時為樞密副使主和議忌飛成功沮之飛以內艱去上力起之劉光世以言者論其退師幾誤事罷兵柄張浚以王德統其軍德與鄒瓊等夷不相下大譟請督府許德浚乃召德還為督府都統制而以呂祉為督府參謀領其軍祉簡倨不通將士之情聞瓊等及側密乞罷之瓊叛執祉以所部數萬降齊張浚遂以言罷浚之用

劉豫 廢 王初豫由粘沒

德與祉岳飛嘗言其不可浚不聽故敗趙鼎復相已音紀

故奉二人特厚

○金人以劉豫不能立國

兀求及諸將多

廢之齊立八歲而亡○紹興八年上自建康還臨安秦檜

及粘沒喝死岳

復相趙鼎罷詔議講和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直願去

飛因遣間齎

尊號奉其正朔比於藩臣金人不從使者往多拘囚後數

書與豫約同誅

南侵不利知江南不可圖然後遣檜為間至豫廢和議乃

兀求兀求得書

決金使張通古來編脩官胡銓上疏以為陛下屈膝則

大驚馳自金

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

主於是廢豫

執皆為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

之意益決劉

夫三尺童子無知指犬豕而使拜則佛然怒堂堂天朝相

率而拜木豕曾無童稚之羞邪奉使王倫誘致北使以招

日月爭光中興
奏議此為第一
補漢書師古注
葉街街名蠻夷
邱在此街也或
曰古罪人席葉
飲水葉街謂刑
場也

補網鑑書上檜
以銓狂妄凶悖
鼓衆却持詔際
名編管昭州給
舍臺諫及朝臣
多救之檜迫於
公論翌日改銓
監廣州都監倉
補按九年王倫
至汴見元木交
割地界得東西
南三京壽春府
宿亳曹單州及
陝西京西諸州

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連敗竄去上聲
數音朔

問音潤上疏之上上聲左社音仕上聲衣襟也左社夷
狄之俗陪臣諸侯之臣厭音淹如劉豫劉豫既立為帝而
又廢之夫音扶佛音佛曾音層妾
音踐貶竄初韶州次新州後海南

陝西河南地歸宋朝廷遣官謁陵寢交地界除汴京留守
陵寢歷朝墳陵寢廟留
守復除官留守汴京

累世為蕃族都巡檢使父子雖嘗仕齊每相泣恨不得歸
宋齊用世輔知同州嘗得間生擒撒離曷欲歸朝金兵來
追縱之而奔西夏其父母及二子一孫皆被戮至是乞兵

於夏以復既出則知陝西已還宋乃部夏兵而來上慰勞
加賜賚賜名顯忠青澗城在陝西今緜德州累上聲間音

○金國有謀反者事連宗盤等皆坐誅左副元帥撻辣實
揚割長子金主亶之大父行也自粘罕死宗戚大臣皆懼

撻辣與悟室尋亦以謀叛先後誅金與宋和實撻辣主之
撻辣既死於是右副元帥兀朮為左相乃密奏於其主以

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

行大父祖也紹興十年金兵分四道南侵劉錡大破兀朮
於順昌府檜急啓上召錡還岳飛敗之於郾城幾擒兀朮

飛至朱仙鎮檜急啓上召飛還韓世忠敗金人於淮陽之
淝口兀朮還汴檢兩河軍與蕃部以謀再舉南侵聶黎大

之地兀朮遂身
祁州渡河而移
行臺於大名府
補按元木言于
金主曰撻懶蒲
靈虎主割河南
與宋必有陰謀
今宋使在汴勿
令踰境余於是
亦知金之不南
矣夫內有不和
之臣人主偏聽
生聞不亡而何
待

補按順昌之捷
劉錡之功大也
然無陳規為之
輔錡亦不無掣
肘也

補按時秦檜力
主和議秦遣同
農少師李若虛

侵道分金
南四兵

李輔世
賜米
歸名
忠

李輔世
賜米
歸名
忠

李輔世
賜米
歸名
忠

李輔世
賜米
歸名
忠

李輔世
賜米
歸名
忠

李輔世
賜米
歸名
忠

李輔世
賜米
歸名
忠

李輔世
賜米
歸名
忠

李輔世
賜米
歸名
忠

下也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槍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卒槍鵬等從坐者六

論高宗不與能中興者之罪槍
補按槍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讐戮倫色藏禍心却制君父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前未嘗力非但以一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其碩鈍無耻者率為槍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凡無

以上京僻在隅城燕京徙居之改燕京析津府為大興府號中都以中京會寧府為北京汴京開封府為南京而舊遼陽府為東京大同府為西京如故分蕃漢地為十四路置總管府○二十五年秦檜卒檜秉政十八年臨終猶起大獄欲殺異己者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幸檜病已不能書得免已音紀○劉氏曰靖康未檜任中以抗相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丞弼之既而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韓棄忠張浚岳飛左擅兵權檜與張浚密約議和而以岳歸後飛既誅世忠亦罷由是中外大懼盡歸于檜非檜親黨則不得任忠正之士多避山林罷兵講和而使高宗不能成中興之業者檜之罪可勝誅哉沉該万俟卨湯思退陳康伯朱倬相繼為相万俟音墨其覆姓也倬音卓○三十一年欽宗西問至以去年冬殂於五國城年六十○金主亮修汴京蓋

金主亮

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沾名曰諺曰指斥甚則曰有無君心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

經營南侵幾年矣嘗因使來密藏畫工圖繪臨安山水城市官室以歸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是秋徙居汴遂渝盟舉兵其母諫殺之以威眾兵號百萬陷淮西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還奔采石報至中外大震有浮海避狄之議陳康伯不可命葉義問視師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謀軍事金人陷揚州趨瓜州劉錡遣將敗之於阜角林有詔令錡還軍專防江

補按金主亮親太后徒單氏遂大舉入寇初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尋弑之遂分諸道兵為三十一軍亮戎服乘馬具裝啟行妃嬪皆從衆

上金主欲由采石渡朝廷以李顯忠代權而未至金人舟來虞允文亟督水軍海鯨船迎擊死鬪金人不能濟時亮聞有內變又聞舟師由海道來者已為李寶所焚而荆鄂諸軍方自上流而下愈甚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必濟

金人六十萬... 虜帳相望... 鈺鼓之聲不絕... 補按綱目亮既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九文伏舟於七室山後今日旗本則出伺其半渡皇旗于山入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勇以為紙船也舟中忽發霹靂礮蓋以紙為之而實以石灰硫磺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冰而火自冰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霧昧

其人馬之助咫尺不相見遂虜舟人馬皆溺補孝宗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外馭之日哀慕尤切有恢復之志值金主賢無釁可乘南北講好俱得休息矣補按綱目高宗紹興三年春二月立普安郡王瑗為皇太子進封建王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焘以方今大計對曰儲

過期盡殺諸將遂弒亮方亮之引而南也渤海一軍叛去已擁立葛王於遼陽聞亮死遂入譙京追謚宣為閔宗廢亮為海陵王謚曰煬衰晟之孫也後改名雍先是數年張浚嘗言金必渝盟時相湯思退等大駭以為狂至是浚起判建康上自臨安如建康浚迎謁衛士見其復用以手加額逗音豆敗音拜阜角林在揚州令去聲內變擁立葛王為李之為去聲廢音右○三十二年上還臨安金使來遣使報之復尋和議夏六月上內禪退居德壽宮在位三十六年改元者二曰建炎紹興皇太子立是為孝宗皇帝

孝宗皇帝初名伯琮宗室追封秀王謚安僖子偁之子太祖七世孫也母張氏夢崔府君擁一羊來曰以此為識訓宗為康王出使至磁州磁人夢崔府君出迎張氏以是歲丁未生伯琮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小名羊高宗喪太子勇命選太祖之後得伯琮鞠官中賜名瑗適與崔府君名同封晉安郡王秦檜疾其英明而不能害也竟立為皇子賜名瑋封楚王紹興末賜名脊立為皇太子尋詔即位尊奉

上皇帝為光堯壽聖皇帝皇后吳氏為壽聖太上皇后稱時孝宗父已死追封為秀王謚曰安僖名子偁崔府君神名識音志瑗音院育音慎○以史浩為右相張浚樞密使督師江淮遂北伐浩不與其議力丐罷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敗金兵邵宏淵出泗州圍虹縣降

金將進克宿州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謀報金人大興河南兵將至會宏淵與顯忠不

張浚身不致

嗣者因之木也天下大計無跡於此今西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頌首謝補按綱目浚得疾手書付二子拭拘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帝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時而薨拭即南軒先生也補呂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發儲嗣之謀誅范瓊以立國基用

相能而顯忠又不犒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解去上銳意恢復是役不利乃復議和陳康伯罷湯思退張浚為左右相浚仍以都督視師數月而罷未幾卒浚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主和議遺命付其二子以不能復中原雪國耻不得祔葬先人之墓不與之與音豫馬音孟乞也靈壁縣屬宿州敗音拜虹音降虹縣屬泗州降音項平聲宿州屬河南列志寧金帥名將至之將音漿恢復之復中復並音伏幾如字二子一名仲又其一未詳劉氏曰魏公之志貫日月既有議之者然早歲晚節有不可辨者二力攻李綱而寧與注黃同朝一不可曉也力引秦檜使至得政而寧與趙鼎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呂中曰嘗觀國家自有中原之禍以來終始主戰者浚也終始主和者檜也以浚主戰而不免有富平之敗鄧瓊之叛符離之潰以檜主和而江左少康二十一年是以當時主議者寧為檜而不為浚游談者寧慕檜而不慕浚無他檜之所為與人之私心合也然千載而下言及檜則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言及浚則人莫不以手加額致林宗而慕李膺者矣以此見忠義

吳玠以保全蜀却劉麟以定江左世但似富平之敗符離之潰議之豈可以一青而掩其大德乎

者人心之所同浚之所為又與人之公心合也彼富貴利達飄風過耳而端人正士英風常存是浚雖死而浚之心未嘗不行○湯思退密有召虜議和之迹言者論罷竄之道死康伯復相和議成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館伴之屬皆拜其來使至是始稱上為宋皇帝止為叔姪之國易歲貢為歲幣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而餘禮往往竟不能盡改上終身憤之其後屢請還河南陵寢地改受書禮金人卒不從蓋上雖有志復讐而無能輔其志者自陳康伯卒後

補按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鉤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退思行至信州憂悸而死補丁南湖曰史傳曰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又云敵旣得海泗唐鄧又求高

共迨葉顥魏杞蔣芾陳浚卿虞允文梁克家曾懷葉衡史浩趙雄王淮周必大留正相繼為相惟浚卿允文並相時

秦皆思退力也
史氏特以巧詐
二字斷之真確
論矣

浦按綱目淳熙
三年六月召朱
熹為秘書郎不
至先是陳俊卿
劉琪薦熹為樞
密院編脩官累
召不至史浩復
薦熹知南康軍
再辭不許至南
康值歲不雨講
求荒政多所全
活同八年九月
以朱熹提舉浙
東常平茶鹽冬
十二月下熹社
倉法于諸路浙
東大飢熹始拜
命即移書他郡

有經營北方之議而浚卿持重卒與允文不合允文所為
人亦議其虛誕竟不效如浩尤不主用兵必大從容廟堂
善類多所引進朱熹以淳熙十五年被召必大作相時也
初程頤卒於徽宗之世其徒楊時在欽宗光堯時皆被擢
趙鼎雖不及識頤而主張其學惡之者以楊時為還魂鼎
為尊魂胡安國為強魂其後又有尹焞見召入經筵焞蓋
頤晚年高弟也士大夫名程氏之學曰道學時好所尚或
冒此名以進時好不同亦多以此名見擠於世延平李侗
受學於楊時之門人羅從彦而熹又受學於侗胡銓嘗薦
熹於光堯熹不至乾道以來屢召不起特旨改秩奉祠召
入館不就後為南康守浙東荒除劄提舉往救之過闕嘗

不熹
進封
名張
言
募米商蠲其征
及至則米已糶
集熹日鈞訪民
隱按行境內軍
車屏徒從所至
人不及知郡縣
官吏彈其風米
至自引去所部
肅然熹言乾道
四年民艱食熹
請於府得常平
米六百石賑貸
夏受粟于倉冬
則加息計米以
償自後隨年斂
散數蠲其息之
半大飢則盡蠲
之九十有四年
以元數六百石
還府見儲米三
千一百石以為
社倉不復收息

募米商蠲其征
及至則米已糶
集熹日鈞訪民
隱按行境內軍
車屏徒從所至
人不及知郡縣
官吏彈其風米
至自引去所部
肅然熹言乾道
四年民艱食熹
請於府得常平
米六百石賑貸
夏受粟于倉冬
則加息計米以
償自後隨年斂
散數蠲其息之
半大飢則盡蠲
之九十有四年
以元數六百石
還府見儲米三
千一百石以為
社倉不復收息

一入奏事至是召對除兵部郎與待郎林奩不合即奉祠
去數月復召熹辭惟進封事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
務大本在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
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熹之同志有
廣漢張栻者魏忠獻公浚之子其學得之胡宏宏安國子
也栻之言曰有所為而為者利也無所為而為者義也學
者誦為名言稱栻為南軒先生有呂祖謙者公著之五世
希哲之四世孫也亦祖程氏之學學者稱為東萊先生皆
先是數年卒矣惟熹學問老而彌篤學者共師宗之稱為
晦菴先生四方仰其人如泰山北斗南使至北金人必問
朱先生安在同時有臨川陸九淵世號象山先生者與熹

每石上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虫遇歉年，民不炊食。補未暇，卷答項平父書，口大抵子思以來，教久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兼平曰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朱又曰：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以禪

爭論太極圖說，且謂學有悟入，譏喜後事，訓解意見頗之。異云：使自同諸侯陪臣，復雙之復，音伏。迨音括，音弗。留正留，姓正，名焯，音淳，延平郡屬，福建。今南劍府。奏事上書，言事封事，實封上書，音救。魏忠獻公，魏國忠獻謚公，爵所為之為，音聲。○上久有與子之意，會光堯皇帝壽八十二而崩，乃詔內禪，上奉德壽二十六年，孝養備至，既升遐，哀慕尤切，以不得日奉几筵，欲退終喪制，移居重華宮，在位二十八年。金世宗雍，以是歲殂，其嗣允恭先卒，孫璟立，雍賢明仁恕，號為北方小堯舜。故金之太定三十年，與宋之隆興乾道淳熙相終始，南北皆得休息，彼此無可乘之。景上之齋志，不克大有為者，以此太子立，是為光宗皇帝。
德壽光堯，官名養，音漾，重平聲。二十八年，改元者三，曰隆興，乾道，淳熙。璟音景，大定，金，淳熙，年号。齊音齊，持也。

李后 造 因

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說無定陸子靜似之

補按綱目紹熙二年冬十一月，帝有疾，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構得良藥，欲因帝至官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方一不虞，奈宗社后觀藥，實有心術之。補按李后嫉妬甚，一日帝浣手，宮

光宗皇帝名惇，年四十四，自東宮受禪，尊太上皇帝為至尊，壽皇聖帝，周必大罷留正葛邲為左右相，改元曰紹熙。皇后李氏，太將李道女也，悍而妬，欲亟立太子嘉王為儲嗣，因內宴請於壽皇，不許，后不遜，壽皇有怒語，后銜之，乃造誣因，謂壽皇有廢立意，致上驚恐，得疑疾，及聞後官有暴死者，上震懼，疾愈甚，不復過重華宮，近兩載始一至，壽皇彌不懌，上亦不能視疾，壽皇居重華，踰五載，壽六十八而崩，上不能執喪，一日忽仆於地，中外危懼，太皇太后立嘉王，是為寧宗皇帝。
寧音甯，載上聲。光宗在位五年。
寧宗皇帝名擴，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疾病，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密建翼戴之議，知憲聖慈烈吳太皇太后以宗社

中親官人手白
悅之他日右遣
人送食合于帝
啓之則官人兩
手也

補廣義李后殘
雲天道應如影
響孰謂天人之
相遠哉

補按寧宗謙恭
仁儉始終如一
然柔而不明前
有韓侂胄後有
史彌遠屏斥忠
良玩兵致寇嘉
定以後金人犯

邊無歲不擾元
起北方江南危
懼雖有小善不
足稱也

補按韓侂胄欲
推定策功趙汝
善引趙汝

朱熹 韓侂胄 趙汝 趙汝 趙汝

為憂將白事而難其人。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者。琦之曾孫而太皇女弟之子也。乃因以入白。太皇無黨。引嘉王入即位。代執孝宗之喪。中外危疑者。乃定。光宗居壽康宮。後六年而崩。壽五十四。上之為嘉王也。黃裳為翊善。講說開導。光宗嘗宣喻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人。乃可問為誰。以朱熹對。彭龜年繼為官僚。因講每及熹。說上傾心已久。熹在光宗時。守漳州。後守潭州。為湖南安撫。至上登極。首被召除待制。兼侍講。熹未至。己聞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有漸。深憂之。留正罷。汝惠為相。韓侂胄自負有字策功。希不次之賞。汝惠不肯驟除。遂怨。汝惠為政。方務引進善類。裁抑僥倖。

曰吾宗臣汝外
戚也。何可以言
功。但遷侂胄防
禦。侂胄大失望。
然以傳導詔旨
寢見親幸。時乘
間窃弄威福。臨
安府徐認告汝
惠曰。侂胄異時
必為國患。互訖
其欲而速之不
聽。

補按韓侂胄忌
汝惠必欲真之
死。以息人言。汝
惠怡然就道。謂
諸子曰。觀侂胄
之意。欲殺我。我
死。汝曹尚可免
也。明年正月。行
至衡州。病作。衡
守錢葵承侂胄

善類 持擊 補按 汝惠 汝惠 汝惠

小人滋不悅。相與共排之。朱熹既至上疏。忤侂胄。在朝甫四十六日而罷。言者以為熹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吊。天下太老去之。誰不欲去。若正人盡去。何以為國。汝惠袖還內批。且諫。且拜不聽。侂胄欲併逐汝惠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汝惠在相位。數月。罷。連貶。服藥以死。侂胄用李沐。何澹。劉德秀。胡紘。沈繼相等。為鷹犬。搏擊善類。無遺。彭龜年。劉先祖。章穎。葉適。徐誼。沈有開。吳獵。黃由。黃度。鄧駟。陳傅良。樓鑰。鄭澐。李祥。楊簡。呂祖儉。曾三聘。游仲鴻。項安世。孫元德。袁燾。陳武。汪達。范仲黼。黃灝。詹體仁等。貶逐不可勝紀。籍記黨人姓名。目曰偽學。以朱熹為首。在籍者數十人。蔡元定坐熹

籍記 黨人 補按 汝惠 汝惠 汝惠

守錢葵承侂胄

密論管寧百端
汝愚暴戾天下
聞而究之
補按綱目宏中
與周端朝張術
林仲麟將傳徐
範六人伏闕上
書言近者諫官
李沐論罷趙汝
愚中外咨憤而
李沐以為父老
權呼蒙蔽天聽
一至於此云々
疏上詔宏中等
罔亂上書窮搖
自是悉送五百
里外編管
補發明佐胃權
傾人主滿朝側
目無敢忤逆惟
呂祖儉正明汝
愚之冤於前楊

累道州編管大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亦坐上書救黨人編
管留正以嘗引用黨人亦黜寘俞端禮京鏗謝深甫相繼
為相太皇太后紹熙初光宗上高宗后呂氏尊号曰憲聖
慈烈太皇太后持音漿難如字下同閣音甘入聲依
音託太皇太后女弟妹曰女弟代執云云代光宗為孝宗
承重翊善官掌輔贊善道官僚平官僚屬傾心向慕也有
潮御筆指揮漸詎逆習上疏之上上書之上並上聲下同
言者游仲鴻官祠之命奉祠祀于外之命內批上所批罷
朱子之勅宗姓宗室同姓澹音淡絃音橫搏音博駟音日
漫音植灝音浩勝音升累去聲六人姓名未詳○呂中曰
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此古今之常也後世以人臣往往貪
天之功以為己有非小人之尤者乎嘗聞昔廟之立本宜
仁保佑之賜與諸大臣建請之功群儉矯誣乃以定策歸
功蔡確而上諛宣仁下累王珪遂為元祐大臣不可解之
禍其往轍可豎矣我率考纂承太統蓋慈福宮定計於內
趙忠定諸臣效贊於外佐胃何人寘綠戚里蒙蔽朝廷既
據奪其功掩為己有猶且附會言章竄之於必死之地亦
獨何心哉然則確與佐胃其罪俱不可勝誅矣鏗音湯

朱熹以慶元庚申卒時偽學黨禁雖嚴會葬者亦數千

宏中等暴自汝
愚之冤於後激
怒權姦遂皆竄
逐嗚呼公論不
行而邪說暴橫
君子不幸而處
於昏瞶也
補寧宗紀時攻
偽學日急士之
繩趨步尺稍以
儒自名者無不
容其身從游之
士特立不顧者
屏伏丘壑倚阿
巽懦者更名他
師過門不入其
至變易衣冠狎
游市肆以自別
其非黨而熹日
與諸生講學不
休或勸其謝遣
生徒者笑而不

人呂祖泰上書論雪偽學乞誅佐胃及其黨蘇師且周筠
罷逐陳自強之徒召用周必大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
大駭杖一百不刺面配欽州必大亦坐謫降熹沒踰年黨
禁稍解諸人或復官自便然消沮變化之餘風俗已大壞
矣持音漿○謝深甫罷陳自強為相佐胃以太師平原郡
王平章軍國事權傾人主威制上下服御擬於乘輿土木
侈於禁苑諛者至稱為恩王聖相或作詩九章每章用一
錫字佐胃亦不辭稔積罪惡至於生事開邊而極先是有
蒙古部興於北方在金世宗時已強盛稱帝至環立蒙古
兵來輒長驅金始多事佐胃聞金有此釁謂中原可圖有
吳曦者前蜀帥吳玠之子璘之孫也吳氏世職西陲威行

宋宗寧宗

宋宗寧宗

答疾且革正坐
整衣冠就枕而
卒年七十一
補按詔畧曰天
道好還中國有
必伸之理人心
效願匹夫無不
報之仇毒茲醜
虜猶託要盟朕
生靈之資奉溪
壑之欲此非出
於不得已彼乃謂
之當然軍入塞
而公肆創殘使
來庭而敢為謀
驚洎行李之繼
遣復嬖詞之見
加舍垢納汚在
人情而已極聲
罪致討屬胡運
之將傾兵出有
名師直為壯言

西蜀留其子孫於京蓋累朝遠慮曠有異志久欲歸蜀而
不許侂冑遣歸數年蓋欲使西蜀出兵去聲乘輿天子車駕乘
舊號後改號元西蜀舊○開禧二年丙寅是歲元太祖以
本作四蜀非累上聲

蜀主尋即稱帝賴李好義楊巨源與安丙密謀僭號踰
月而誅四州階○是歲元太祖即位於斡難河之源太祖
姓奇渥溫氏諱鐵木真蒙古部人也其先世為蒙古部長
至太祖之父曰也速該始併吞諸部落愈強大後追諡曰
烈祖神元皇帝初神元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音
懿后月倫適生太祖手握凝血如赤石神元異之因以所
獲鉄木真名之志武功也元年大會諸王群臣建九游白

宋伐金 位祖元 即太

金人 連隔 諸郡

乎遠言乎近孰
無忠義之心為
人子為人臣當
念祖宗之憤直
學院李壁之詞
也

補按綱目自兵
興以來公私之
力大屈而侂冑
以金人欲罪首
謀乃復銳意出
師中外憂懼然
皆畏侂冑莫敢
言者彌遠入對
因力諫危迫之
勢請誅侂冑以
安邦皇后楊氏
素怨侂冑亦使
皇子榮王具疏
言侂冑再啟兵
端將不利於社
稷帝不許后從

旗即位群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時金章宗泰和六
年也長上○丁卯開禧三年元太祖時北伐諸軍所向無
不潰敗而退金人大譟兵連陷蜀漢荆襄兩淮諸郡東南
大震亟遣使通謝於金而侂冑弄兵之意猶未已中外患
之遂有誅兇之議皇后楊氏知書史通古今當時侍郎史
彌遠建密策而旨從中出者皆后實為之丁日侂冑入朝
是元太祖征西夏拔力吉里塞而還至是秋再征之○戊
辰嘉定元年元太祖陳自強竄死蘇師且處斬周筠決配
侂冑函首謝金和議復成錢象祖為相史彌遠累遷與象
祖並相象祖罷彌遠獨相處音杵決配決徒配○宋鑒

勞力替之帝始
允可乃命后兄
楊次山子祜遠
共圖之

補廣義觀分注
所載則知女真
之運其衰矣乎
噫女真之衰蒙
古之盛天胡福
夷狄而禍中國
之若是哉

補按堡補考切
廣韻堡障小城
也

補按金師至烏
沙堡未及設備
蒙古兵奄至拔
營破城遂攻西
京九七日西北
諸州皆降蒙
古
補按鑿夷相攻

金章宗

盡平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我宋
之於金不共戴天之讐也侂冑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
至於函首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詩曰鼃錯既誅終叛
漢於期已入竟山燕此但以利害言耳未嘗以名義言也
○呂中曰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其氣而後可
以要其成真宗鑾輿親征遠覽授首是以有紹興之和嘉
定之和彼欲得推辛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
與之屈已而料木羊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累上聲

金章宗璟在位二十年而殂無子立世宗之別子允濟於
璟為叔○已巳嘉定二年元太祖 春元太祖入河西屢破

西夏兵夏主李安全納女請和○庚午嘉定三年元太祖

金謀討元築烏沙堡太祖遣將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

太祖貢歲幣于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于靜州太祖見

允濟不為禮允濟怒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殂允濟嗣

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太祖問金使曰新君為誰曰衛王

蒙古漸強女真
漸弱自是兵連
禍結而浸為猾
夏之謀

補按網鑑曰灰
河會河之取金
之精銳皆盡

補按胡沙虎欲
僭位猶豫不決
以鑑人望乃請

訪之鑑從容謂
曰翼主章宗之
兄顯宗長子

望所屬元帥決
策立之萬世之
功也胡沙虎默

然乃遣宦者李
思中弒金主於
邸九月至燕即

位立其子守忠
為太子追廢承
濟為東海郡侯

金主

遷注

承濟

承濟

承濟

也太祖遷南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亦為

之耶何以拜為即策馬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太祖

再入貢而害之太祖知之遂與金絕○辛未嘉定

四年春元太祖 元太祖南侵敗金兵襲群牧監驅其馬而

還自是連歲攻取金州郡○癸酉嘉定六年元太祖 金主

衛紹王允濟在位五年無歲不受兵幾不能支且失將士

心為大將所弒追廢為東海郡侯立曹王珣璟之兄也是

為宣宗太祖分兵三道並進取燕南山東河北五十餘郡

○甲戌嘉定七年元太祖 元太祖駐蹕燕北金主以

岐國公主及童男女五百馬三千兼金帛以獻乞和雖見

許度不能自立於燕五月遷于汴留丞相完顏福興輔太

宋以黃忠義人

後追復衛王蓋曰紹廣義云永瀟關弱胡沙虎暴橫難乎免於其試矣若然非蒙古能亡女直女真自亡之耳於蒙古乎何尤

子守忠居燕太祖遣兵圍之守忠走沈後丁年而燕京陷元兵自河東渡河而南距汴二十里而去金人自是地勢益蹙山東叛之東阻河西阻潼關而已欲窺宋川蜀淮漢以自廣遂敗盟來侵宋以黃榜募忠義人進討京東路忠義李全以歲戊寅率眾來歸全本連水縣弓手在開禧乙丑間已嘗應募焚其縣矣連水縣屬安東州○丁丑嘉定十年元太祖元以木華黎為太師封國王率諸軍南征克大名府定益都淄萊等州木華黎亂刺兒氏居阿難水東為人勇毅多智畧猿臂善射挽弓二十石強與博○戊寅嘉定十一年元太祖元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克太原平陽及忻代澤潞等州是歲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

初置達魯花赤監郡縣

補按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弘吉刺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于燕雲

李遵頊走西京○高麗王暎降于元請歲貢方物○己卯嘉定十二年元太祖元木華黎復地至真定又徇河北諸郡○壬午嘉定十五年元太祖元太子拖雷克西域諸城遂與太祖會秋金主復遣使請和太祖時在回鶻國謂之曰我向令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為河南王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木華黎已盡取之乃始來請耶遂不許使去○癸未嘉定十六年元太祖元春三月元太師魯國王木華黎卒○五月元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金章宗珣在位十二年而殂子守緒立是為哀宗○甲申嘉定十七年元太祖元太祖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獸鹿形馬尾綠色

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年五十四

而一角能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太祖以問耶律楚材曰此獸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而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太祖即日班師聲○自歲丁丑以後宋與金戰雖迭有勝敗然三邊無歲不被其擾上在位三十年改元者四謙恭仁儉終始如一然慶元嘉泰開禧凡十三年則侂冑之改嘉定十七年則彌遠之政壽五十七而崩彌遠字策文嗣是為理宗皇帝

三邊東 理宗皇帝初名與昔宗室追封榮王諡文恭希瓏之子太宗十世孫也寧宗子多而不育鞠宗室子名詢立為太子

補按理宗四十年間在朝君子小人互為消長治乱相半元減夏減金威震海

薨初皇從弟靖惠王柄無子嘗以宗室子賜名貴和為

內帝以中村主能保邦沒身幸也然始終崇尚理學亦賢矣哉補按綱鑑嘉定十七年八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曰后不可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揚戈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宜的命之曰今所宜是汴靖惠王府皇子

之後及失太子詢遂立貴和為皇子賜名茲封濟國公茲慧而輕嘗疾史彌遠專權謂異日不可容彌遠聞而惡之故陰為之計與昔幼不好弄群兒聚嬉輒獨登高坐不動長上見者指以語群兒曰汝曹不效此人恰一太王相似群兒每羅拜其下遂有趙大王之號彌遠物色得之嘗取應得舉矣特旨補官茲既為寧宗子遂以與昔為沂王後賜名貴誠除郟州防禦使寧宗大漸乃白中宮以貴誠為皇子改名昀宣遺詔即位進茲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恭聖仁烈揚后同聽政事定然後撤簾宗室是時理宗父已死追封為榮王諡曰大恭生名希瓏從去聲柄音丙沂國靖惠諡柄名為之後繼立也茲音橫濟上聲好去聲長音張上聲語去聲郟州屬湖南今寶慶府中宮揚后昀音

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庶斬的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彌遠引的舉哀畢然後召茲茲至則的已即位

補按元年春正月湖州潘士起兵謀立濟王茲茲討平之史彌遠矯詔殺茲茲追敗為巴陵郡公

補廣義云茲親王也彌遠豈宜殺之特以新恩之憾故耳

補胡氏曰宋之傳受最明而特壞自理宗

補綱目三年冬

十時外議籍籍有謀作亂立茲者事不克皆死李全在楚州與制置許國相失殺國亦以問罪為辭舉兵南向圍揚州

癸亥寶慶三年元太祖二十二年元滅夏以夏主李現歸

○七月元太祖殂于六盤山臨殂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莫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汴京汴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至元二年冬追謚曰聖武皇帝廟號太祖太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

十二月蒙古鐵木真死下六盤山小子拖雷監國

補按太祖有四子長曰木赤性下急而善戰早死二曰察合台性慎密為眾所畏三曰窩闊台四曰拖雷

補綱目分註窩闊台自霍博之地來會喪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召諸王畢會請立窩闊台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不決楚材言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

四十其勳績甚衆史之紀載不備惜哉

○太祖既殂時皇子窩闊台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皇子拖雷監國以侯皇太子至而立之越二年皇太子始立是為太宗

屬音

○己丑紹定二年元太宗元年

元太宗名窩闊台太祖第三子母曰光獻皇后弘吉刺氏是歲夏奔喪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大會諸王百官以太祖遺詔即位始立朝儀皇族尊屬皆就班以拜

見音

○元始置倉廩立驛傳命

○庚寅紹定三年元太宗二年

元遣兵取京兆七月太宗自將伐金皇弟拖雷姪蒙哥帥師從

○辛卯紹定四年元太宗三年

春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時屬上元張燈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城中謀知夜遣兵出其不意劫之全

元始立書省

監國乃與諸王奉高閣台即位補按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禮儀禁擅刑作用

補丁南湖曰范蔡皆趙方之二從學朱子高弟李燾而其計賊之功如此不亦榮其父光其師也哉續編與綱目所書先范後蔡蓋以兄弟論而宋傳先蔡後范則以功業論矣按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者蔡麾下之將及蔡八十而衛

走陷于濠為亂槍所斃其餘奔走北去○二月元太宗克鳳翔攻洛陽河中諸城下之五月元遣使來假道宋殺之使奉○八月元始立中書省改從官名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宋徵孫世孫尚書右丞復之子也太祖有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乎楚材曰君父太祖重其言命處左丞相以備訪問楚材博究群書天文地理律歷術數釋老鑿下無不知者夏人常以善造弓見楚材於太祖因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者耶太祖聞之甚喜且見親與嘗與西域人占月蝕而域人曰某夜月當蝕楚材曰不蝕至其夜果不蝕楚材嘗言某夜月當蝕西

域人曰不蝕至其夜果不蝕楚材嘗言某夜月當蝕西定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粘合重山為左丞相粘合重山金源貴族也太宗以為左丞相凡建官立法多出耶律楚材而粘合重山佐成之議以不殺見楚材鎮海為右丞相○十二月元太宗取河中

十四年三月

國之志益堅惜乎棄汴京失荆襄自玷功業爾補按綱鑑十一月蒙古拖雷入

許元金

完顏合達移刺蒲阿引軍援汴及蒙古拖雷戰于三峰大敗合達乃與陳和尚等走入鈞州蒙古兵攻之城破合達死陳和尚趨避隱處殺畧稍定乃出自言姓名且曰我死

太弟拖雷發騎六萬分兵自西和州入興元由金房道襲陽至唐鄧與金人鏖戰於陽翟潼藍之戍亦潰西兵畢至合圍於汴音音○壬辰紹定五年元太宗元太宗由白坡渡河次鄭州攻鈞州克之遂取商魏嵩汝等十四年使速不臺圍金汴京金主遣其弟訛可入質太宗還留速不臺守河南八月金兵救汴諸軍與戰敗之九月太弟拖雷卒于師金主守緒突圍出走歸德府○元再使王搆來

議夾攻伐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鑑帝不從詔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報謝且議夾攻汴京元人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音

金立元 降以

金七

亂軍中入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補按宜和海上海使金約夾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接○癸巳紹定六年元太宗五年金主奔歸德糧絕乃趨蔡州金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荆王後恪等至軍速不臺遣送北還○元以孔子五十世孫元楷襲封衍聖公整修孔子廟及渾天儀○宋丞相史彌遠卒鄭清之為相史嵩之為京湖制帥在襄陽南北有夾攻蔡州之約嵩之遣孟珙以兵四萬人先至圍其東南元兵圍其西北相去○甲午端平元年元太宗六年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宗室子承麟宋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守緒自經死函其首送于宋獲承麟殺之金自完顏昷稱帝至是九世丁百一十七年而亡○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會淮帥趙范趙葵乘金人之凶為

趙范 趙葵 與蔡

走蔡州金氏之亡于茲決矣補按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真守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從死者五百餘人補按觀金之亡其所亡之跡不異於汴宋按綱目金主共一百十八年補按金以殘敵之餘斃于蒙古宋特藉蒙古以成功耳獻俘報復亦不為過以此自滿則航海之禍始矣補廣義云紹興

恢復計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帝乃命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廿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稍旣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饋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出師之害范葵故荆湖制帥趙方之子習於兵銳意攻取募山東忠義皆響應伸之未而宋師出矣伸之等幾被羈留於燕詭辭得與械俱來械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不數日汴人以城附宋宋師入汴即趨洛元兵戍洛者無幾姑避去宋師入洛不數日糧絕聞元生兵且大至潰而歸咎嵩之

間設無秦檜之
必以弱假強而
能獨收其功也
此喜孟珙之復
警而恨武穆之
不遂

元編立
所條

補按和林本唐
回鶻毘伽可汗
故城蒙古以為
會同之所至是
城之周圍五里
許

元始
賦定

補按行交鈔從
耶律楚材之請
也以萬錠為額
補按初蒙古唯
事進取所降之
戶因以與將士
自一社民各有
所主不相統攝

詔請
通鑑

至是從楚材之
言定賦稅
賦楚材特為胡
元培立國之本
補按嘉熙元年
十月元人侵安
豐知州軍事杜
果敗之察罕元
將帥名

社果
入却

補按安豐之役
元口溫不花為
帥果善克守禦
元人以火死焚
樓櫓城多墮出
果隨補完元令
拔都兒硬軍所
牌叔亦果慕善
射者用小箭射
其財拔都兒多
傷而死

補發明云孟珙

主和不肯運糧致誤事○乙未端平二年元太宗七年春元城
和林作萬安宮遣諸王拔都太子貴由姪蒙哥征西域太
子闊端侵蜀漢太子曲出及胡士虎侵宋唐吉征高麗○
丙申端平三年元太宗八年元印造交鈔行之六月耶律楚材
請於燕京立編脩所於平陽立經籍所編集經史召儒生
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秋闊端取宋關外數州
十月入成都取秦鞏等四十餘州○時和議既不復諸蜀
遂破陷荆襄淮甸無歲不受攻哨○元以耶律楚材言始
定天下賦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一升水
田一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
功臣湯沐之賜益每銀一兩四十斤永為定額朝臣皆謂

太輕耶律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丁
酉嘉熙元年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八月元試諸
路儒士中選者除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元兵略地
至黃州宋孟珙敗之中書○戊戌嘉熙二年元太宗十年先是
杜果却元人安豐之兵復破察罕十萬兵於廬州後鮮
儀真之圍以功權刑部尚書復進敷文閣學士○呂文德
總統兩淮出戰軍馬進淮西招撫使文德安豐人魁梧勇
悍微時鬻薪城中趙帥葵道傍見遺廢長尺有咫驚訝訪
求得之留之麾下後以邊功至顯官使音止个寸也○
元塔思軍至北峽關宋將汪統制降先是曲出率張柔等
攻郢州拔之至是宋孟珙復取襄陽○元領中書行省楊

元德
太極
書院
于燕

河朔
始知
道學

自去冬為京湖
制置使十月書
復鄂州荆門軍
三月書復樊城
襄陽府施為措
置迥出人表則
是上不負其君
之託下不負其
己之才矣
補按綱鑑以不
子配食請趙復
為師選俊秀有
識度者為道學
生云
補丘文莊曰儒
者之學復成于
宋昉于周敦頤
成於程顥兄弟
其門人楊時傳
以入閩及高宗
南渡一時道學
之士盡從而南

惟中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為師時濂溪周子之學
未至於河朔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
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
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揚游朱六子配食由是河朔始
知道學楊惟中弘州人年二十奉太宗命使西域三十餘
國宣國威布政條俾皆籍戶口屬吏乃歸惟中為
憲宗世世祖為太弟鎮金蓮川立河南道經畧同於汴梁
奏惟中等為使俾屯田唐鄧亳穎諸州金初滅以劉福為
河南道總管福貪鄙殘酷虐害遺民二十餘年惟中至召
之聽約束福不至復使語之曰汝不至吾以軍法從事福
不得已盛從衛以見惟中握木槌擊仆之數日福死河南
大治遷川陝宜撫使有郭千戶者殺人之夫而取其妻惟
中戮之以徇關中肅然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太宗時太子
曲出侵宋俾德安之民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士復在俾
民中樞與語大奇之復以親族俱殘不欲北行因與樞訣
樞恐其自死留與共宿夜忽失復樞遽馳尋呼之見復將
投水樞挽回挾之北歸復乃錄其所記程朱之書以教學
者乃北土能通周程張朱之學皆因復而得然復竟不仕

詔封
七賢

終金之世惟崇
眉山蘇軾之學
蘇學行於北程
學行於南當時
南方程學盛行
而大明於朱熹
北方之士則未
有聞至是德安
趙復始傳其書
至燕云
補按龜鑑曰尊
祀黃耆周家所
以師賢分祀聖
哲唐家所以崇
道此則耆德之
儒名教所師有
不可以重也
補發明蓋五賢
當世之大儒禮
宜從祀安石當
時之小人法宜
逆黜理宗一尊

學者稱之曰
江漢先生
○庚子嘉熙四年元太宗
十二年春元太子貴由克

西域未下諸部元敕州郡失盜不獲以官物償之國初多

盜下令凡失盜去虜令本路民戶代償民苦之多亡命至

是罷徵又官民貸回鵬金銀償之者歲加倍謂之羊羔利

往往破家至以妻子為質終不能償耶律楚材請悉以官

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令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

止著為令也又音持義同○辛丑淳祐元年元太宗
十三年宋

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邵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

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帝謁孔

子遂臨太學○十一月元太宗出獵殞于鉞鐵鐸胡蘭年

五十六葬起輦谷後追謚曰英文皇帝廟號太宗太宗自

元宗元
太祖
太祖

之一點之然後人
心正天理明而
邪說淫詞不能
加喙於其間矣
補陳四明曰元
太宗仁厚簡默
服御儉素委任
大臣略無疑貳
政歸臺閣朝野
無事西北中原
皆入版籍遂有
天下三分之二
特晚年皇后乘
怠竊柄回以
貨致寵為可惜
焉
補按袁氏曰愚
謂楚材失節之
臣既不能善其
始竟以憂卒又
不能善其終擬
之他人僅彼善

耶律
楚材

寬弘之量仁恕之心量時度物舉無過事華夏殷富庶民
樂業行旅不齎糧時稱治平元自太宗殂後皇后乃馬真
氏臨朝稱制凡五年不立君鉅鐵鉅胡蘭北方地名也
甲辰淳祐四年先是鄭清之罷相喬行簡李宗勉等繼為
政無所決斷上思史嵩之之言自督府入為相雖欲議和
輒為眾論所沮嵩之丁父彌遠憂聞訃數日乃行詔起復
為相言者目為權姦力攻之遂不復相范鍾游侶鄭清之
謝方叔吳潛董槐程元鳳丁大全等相繼為相每歲以防
秋為常事沮上聲○元中書令耶律楚材卒后嘗以儲嗣
事問楚材對曰此非外臣所敢知自有太宗遺詔在守而
行之社稷之幸也后嘗以御寶空紙付幸臣與都刺合蠻

與事
如除
一害

於此耳
補宋子貞曰元
承大亂之後天
網人理幾乎泯
絕加以南北之
政每每相戾出
入用事之臣又
皆諸番降附言
語不通楚材以
一書生孤立其
間欲行其所學
可謂難矣然見
於設施者十不
二三向使無楚
材人類不知其
何如耳
補按楚材利害
兩言千古立國
要訣
補發明云蒙古
之臣卒而未嘗
具官此獨具官

五下
上

令自書填行之楚材奏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
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復有旨凡與都刺合
蠻所奏准令史不為之書者斷其手楚材曰軍國之事先
帝悉委老臣今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
死且不避况斷手乎后以其先朝勛舊曲加敬悼焉楚材
天資英邁負出人表雖案牘滿前酬答不失其宜正色立
朝不為勢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
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
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平居不妄言及接士
人温恭之容溢于外莫不感其德焉耶律楚材於太宗即位之初為定儀制位
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
拜矣即位之日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元朝尊屬有拜

南宗理宗

口下

何錄賢也此時乃馬真氏稱制凡事專決楚材諫既不行言亦不聽憤抑而卒嗚呼冤哉故書以憂卒則其抑鬱不得伸之意可見矣

禮自是始楚材條便宜十八事言郡宜置長史牧民萬戶統軍使勢均力事以遏驕橫凡政令便於民者甚衆太宗悉從之惟罷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太宗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力一事耶亦梁將下大將言金人抗拒必師多死傷城下請屠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太宗猶豫未決楚材又曰奇巧之工厚藏之民皆萃於此若盡殺將無所獲太宗然之遂詔罪止完顏氏餘勿問時太宗議裂地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與以金帛太宗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直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無擅利徵可也後之及卒後有讚之者言其在相位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皇后命近臣覆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後封廣寧王謚文正子鉉錢素音問亂之也與音預邁音賣夙虛正及遠

元定

補按蒙古人蜀世顯之功為多補續綱目分註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

元定

也○元便宜總帥汪世顯卒世顯善兵能將重儒愛民勤儉自持有古名將之風○丙午淳祐六年元定宗元定宗即位于速蔑禿都定宗名貴由太宗長子也母曰六皇后乃馬真氏初太宗有旨以皇孫朱烈門為嗣及歿后臨朝

元憲

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于汪吉宿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右補發明蒙古展批之禍其來尚矣然而不至於亡國者豈非幸歟

元憲

補網鑑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洵及至是諸兀良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朱烈門為嗣今議他屬將寘之何地邪兀良哈台等不聽

元憲

元憲

宗元一 元憲宗名蒙哥太祖第四子拖雷之長子先是諸大臣欲奉屈出之子朱烈門久而不決至是兀良哈台以太祖諸孫惟憲宗謙慎宜立遂大會于闊帖兀阿蘭之地而即位焉朱烈門不服憲宗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夷之由是始定長十 ○余玠大敗元人于興元○元憲宗命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尸事開府

余玠

人敗元

元○元憲宗命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尸事開府

元史元澤史元
使經登澤史元
畧為越天以

推蒙哥即位失
烈門及諸弟心
不能平蒙哥因
羈縻有異同者
政始歸一
忽必烈曰今土
地人民財賦皆
在漢地王若盡
有之則天子何
為後必有間之
者矣不若維持
兵權凡事付之
有司則勢順理
安忽必烈從之
補丁南湖曰姚
樞治平之政用
夏變夷此誠世
祖混一天下之
本乎論者謂樞
出處非正予考
元史本傳樞少

于金蓮川先是姚樞隱居蕪門以道自任太弟召之樞至
見太弟聰明才不世出虛已受言將大有為乃盡其平日
所學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主為學之本為治之
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
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本末兼
該細大不遺太弟太奇其才動必見詢遠去聲姚樞字令
陽自少力學及得程朱之書益知自勵世祖為蕃王名置
之平府數陳時務必以帝王之道為言世祖征大理樞從
行因中途夜寢樞言宋太祖命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
不易肆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言曹彬不殺一人吾能
為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若此生民之幸有國之
福也至大理城命樞裂帛為旗畫半殺之令民類以安樞
之力○元以史未澤趙璧為河南經略使使去聲史天澤
尺音如洪鑄勇為善射兄天倪為真定帥而死天澤繼其
職本宗以天澤為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平路萬戶致

力學有王佐之
略始終仕元未
嘗有失節也但
仕漢亦行道權
夷人之所難免
耳
補綱目蒙古忽
必烈置經略司
于汴分兵也四
分註忽必烈從
姚樞之請置經
略司於汴以忙
哥史天澤楊惟
中趙璧為史俾
屯由唐鄧等州
授之兵牛敵至
則戰退則耕西
起襄鄧東連清
口桃源列障守
之
補按蒙哥以諸
王嘗欲立朱烈

汴梁歸德蔡州多戰功世真即位名聞治道真疏以對言
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郡濡恩澤以安不側退
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祿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十年拜中
書右丞相所言皆次第行之三年李壇叛據濟南遣親王
哈必赤討之繼命天澤往聞壇入濟南笑曰豕突入豈無
能為也言於王曰兵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
壘絕其奔軼歷四月城中食盡潰降牛擒壇斬之或謂壇
之變由諸侯權重天澤遂奏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弟
解兵符者十七人至元十一年詔天澤與伯顏總大軍侵
宋天澤至郢以疾還襄陽帝勅尚鑿能視天澤附奏曰臣
木限有終死不異惜願天兵渡河慎勿殺掠語不及他
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木節論木事毅然以天下之
事自任年至甲午始折節讀書尤熟資洽通鑿論出人之
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誦唐韋澳
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
勳服出入拊相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壬子
淳祐十二年元憲宗元定宗后及朱烈門母以厭禳事覺
並賜死謫朱烈門及其黨於沒脫赤之地○六月元憲宗

門乃徙太宗后分遷諸王各邊以太宗后妃家貴分賜諸王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穰並賜死禁錮失烈門

必烈也補按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

補按分註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云
補發明云余晦因惟忠所輕心

以中州漢地封同姓太弟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後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太弟遂請關中由是太弟有關中河南之地瀉鹵音昔
○癸丑寶祐元年元憲宗三年四川制置使余玠卒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元太弟忽必烈平大理國○甲寅寶祐二年元憲宗四年時余晦宣撫四川以私恨評奏利路安撫王惟忠潛通北境大理陳木方承旨鍛成之惟忠將斬於市色不變謂木方曰吾死誅於天既斬血逆流而上未幾大方入朝恍惚與惟忠還遂卒先是朝廷用彭木雅理蜀甚有威名重築重慶城余玠遷蜀郡平曠之地分治險要如合州治釣魚山之類在蜀二十年民藉以安至

生懃憤羅織其罪誣奏於朝理宗不能察其非群臣不能究其枉殺成其事殺諸市朝豈不深可哀哉

補按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云云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重任余晦者當之云々帝不聽

補按四年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補按劉秉忠邢臺人英爽不羈以家貧為府令

元建開平

除梅賾因功敗失要地以和州守劉雄飛為四川制置利路利路乃今順元州之廣平府鍛成大理卿陳木方承順余海旨意鍛鍊以成其獄將音殺上上聲發如字重平聲下同重慶府屬川南即恭州治平聲胡穎每見淫祠即毀之人謂之胡打鬼經畧廣東廣有僧寺佛像中有巨蛇時出享入祭祀僧托之題疏得數千緡穎至毀佛擊蛇其怪遂息淫祠不載祀典曰淫祠經畧為廣東經畧使○丙辰寶祐四年元憲宗六年高麗王細嗟甫雲南酋長摩合羅嗟及素州諸國朝于元○元憲宗欲建城市為都會之所太弟忽必烈言劉秉忠精於天文地理之術乃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濼水北之龍岡為吉乃命秉忠營之名曰開平府三年而畢相去聲

○丁巳寶祐五年元憲宗七年元回鶻獻水精盆玳珠傘可

藥

史二日因案牘事不愜意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泯沒為力筆吏乎即奔去隱居武安山尋為僧於天寧寺往來雲中值忽必烈召僧雲海雲海邊乘忠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忽必烈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

直銀三萬餘錠憲宗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用却之○十月元元良哈歹伐安南屠其城○戊午寶祐六年元憲宗八年二月安南主傳國於長子光島遣使以方物獻于元高音丙○元討回回哈里發平之九月憲宗親帥大軍入蜀攻苦竹隘宋守將楊立張實死之是時元人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國斡服南來歷邕桂之境以至潭州一軍渡江圍鄂州○罷丁大全以吳潛為左相即軍中拜賈似道為右相趙葵樞密策應使杜庶兩淮制置夏貴總領舟師呂文德等乘風戰勝潛以向士璧守潭道南來二哥元帥遇宋候騎而死潭圍先解高達等守鄂似道駐漢陽為鄂援○己未開慶元年元憲宗九年元憲宗

元憲宗

勝河時河水以王覆之如覆平地遂濟六盤軍凡四萬號十五分三道而入六年十月取苦竹隘補按綱鑑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諸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降將德臣登外城堅率兵逆戰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亦卒於合州諸王大

圍合州遣使招諭守將王堅堅殺使者固守拒之○十月元憲宗殂於釣魚山在位九年壽五十二後追謚曰桓肅皇帝憲宗剛明雄毅沈斷寡言不樂宴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亦不過制太宗末年群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憲宗凡詔旨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嘗諭曰汝輩若得朕獎諭即志氣驕逸災禍未有不隨至者汝輩其戒之時太弟進攻鄂州宋守將張堅守不下遂死之樂音去聲庚改也○似道自漢陽至鄂督師而太弟忽必烈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密遣宋京詣元營請稱臣納幣太弟不許會合州守王堅遣人走鄂以憲宗計聞于似道似道再遣宋京往元營太弟亦聞阿里不

臣用二驢蒙以補按綱目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忽必烈引還鄂州圍解分註講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匹兩名二十萬聞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乃許之遂拔砦而去

補按忽必烈北還時諸合丹莫哥塔察兒俱會於開平旭烈亦自西域勸進惟阿里不哥不至廉希憲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

哥欲襲尊號補按綱目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忽必烈引還鄂州圍解分註講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匹兩名二十萬聞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乃許之遂拔砦而去郝經曰若彼果稱遣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班師議和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天都遣二軍逆大行靈泉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卑不哥諸主會喪和林差官諸路安輯命王長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太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太弟然之乃許似道和且約歲幣之數遂拔寨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哈牙之兵造去聲(昇音)余便去聲

康申景定元年元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元世祖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也憲宗既歿阿藍答兒渾都海等謀立世祖弟阿里不哥憲宗后聞之遣使馳至鄂請速還春三月至開平諸主大臣同勸進三讓乃即位元兀良哈牙會張傑于鄂州

賈似道道似問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然之遂即位建元中統元守統

補按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

補張氏曰嗚呼不能為國禦敵而能為國招敵者賈賊也抑觀賈賊自移鎮以來蒙蔽朝廷屢以退賊邀功為言其計不亦奸乎

帥師北還宋賈似道命夏貴敗其後軍于新生磯遂匿其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上表言鄂圍始解江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賚甚厚磯音基

○元阿里不哥僭號于和林城曲○五月十九日元建元中統○進中統交鈔○元世祖自將討阿

里不哥○元廉希憲大敗西軍于姑臧斬阿藍答兒及渾都海○元以梵僧八合思八為國師○元遣郝經來尋盟且徵前日請和之議賈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廖營中撰福華編稱頌鄂功朝廷不知其求和也朝音

○元世祖既立廉希憲請遣使以息兵講好命軍北歸俾恩威並著世祖善之而未得其人王文統素忌郝經才德乃遣經行或謂

賈似道 留真 州忠 勇軍

勇軍營驛吏防
防守嚴逾獄作
介佐或不能堪
經語之曰將命
至此死生進退
聽其在彼守節
不屈盡其在我
豈能不忠不義
以辱中州士大
夫乎夫經之言
足可觀矣宋之
群臣不言言則
蹈似道之奸詐
特可憐者理宗
耳宋祚之亡已
如經所見奸人
可畏如此哉
補廣義云蒙古
遣使以脩好來
其意善矣賈賊
不虞宋之將亡
危如朝露反拘

經曰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畧
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勢通兩
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
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王文統陰諷李壇侵
宋以沮撓之欲假手以害經經踰淮賈似道懼姦謀呈露
遂以李壇為辭拘留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驛吏防守嚴
於獄犴介佐或不能堪經語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
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
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
不遠矣衆感其言皆自振勵音的沮上聲撓音開平聲
音岸語去聲郝經字仲常
其先潞州人後徙順天世祖即位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
使宋告即位賈似道以為有却敵功諱言納歲幣恐謀泄

賈似道 忠 勇軍

其行人果何義
哉噫南窓之亡
也理宗啓之而
賈賊仄之也於
蒙古乎何尤
補按問郭門之
相也問臣謂問
外制禦之將
補按士壁嘗從
在軍事未嘗關
白似道似道街
之
補按謝枋得嚮
者以趙葵檄給
錢粟於其軍兼
募民兵援趙軍
今似道責趙葵
徵償葵不能償
故枋得曰不可
以累趙宜撫也
因自償萬緡且
上書以請免徵

乃領經于真州經上書于宋帝及其大臣且請个見皆不
報驛吏棘垣鑰戶從人怒而闢死者數人居七年後經別
館與徒者六人又居九年伯顏南侵宋懼以禮送經歸以
道之謀泄亦竄死經歸世祖錫宴大庭自副使劉仁傑以
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為人尚氣節為學思致
用及被留撰續漢書易春秋外傳文集數百卷其文豐蔚
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掇宋十六年從者亦皆通於
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子來麟官至廉訪使帝
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跡當議似道奏和出彼
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賈似道
忌害關臣兵退行打筭費用法欲以此汚之向士壁趙葵
史岩之杜康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壁所償尤
多竟安置而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猶不能足信州謝枋
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宜
撫也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彼

元劉隆

餘者也
補按劉整遂籍
瀘州十五郡戶
三十萬降於蒙
古蒙古以整為
安撫行路省兼安
撫使整驍將也
蒙古既得之由
是盡得國事虛
實而似道不以
為真

李壇

補張氏曰劉整
之叛信有罪矣
然原其所自亦
非其本心也乃
似道迫之也嗚
呼似道驅良將
以資敵人是猶
撤藩籬以延盜
入竇欲求貨資
之不喪得乎
補按劉整率所

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于城豈可聞於隣國遂得免

徵餘者見音現○呂文德制置荆湖知鄂州○辛酉景定

二年元世宗中瀘州守劉整叛降于元先是止遷蹕之議

者吳潛盡守城之力者向士璧奏斷橋之功者曹世雄劉

整既而似道如功譖士璧世雄皆貶死整已懼禍而蜀帥

鄭興復以宿憾遣吏至瀘打第軍前錢糧適北軍壓境遂

叛去瀘州屬川南止遷蹕○元命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

七月元初立翰林國史院○立諸路提舉學校官○元諸

將敗西軍阿里不哥北遁○元封皇子真金為燕王領中

書省事○壬戌景定三年元世祖中呂文德復瀘州○元

江淮大都督李壇以京東漣海來歸詔封壇為齊郡王復

其父全官爵○元宰臣王文統坐與壇通謀伏誅○元史

天澤圍李壇于濟南壇復降于元元人誅之○元以董文

炳為山東路經畧使使奉○元立十路宣慰司立諸路轉

運司○癸亥景定四年元世祖中二月元以王德素為使

劉公諒為副致書來詰其誓留郝經之故○三月元初建

太廟五月初立樞密院以太子燕王真金守中書令兼判

樞密院事以開平府為上都元以姚樞為中書左丞樞曰

陛下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睦親族以固本

建儲副以重祚定太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

防虞蓄糧餉以待敵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世祖

納之○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黑灰圍劉整獻言於元曰

元立姚樞

古史天澤圍李壇于濟南六月遣提刑青陽夢炎將兵救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八月蒙古陷濟南李壇死之
補按蒙古建太廟於燕京命僧

元置權
城于權

薦佛事七晝夜
歲以為常

補周氏曰自置
權場於樊城然

後蒙古取襄樊
之計成而宋人

失襄樊之機次
失蒙古以利誘

呂文德請置權
場文德許之然

則誤國之罪可
勝誅哉綱目特

書所以志其失
襄陽之漸云

補按堡小城壁
軍

補按綱鑑彗星
出柳自四更見

東方日高始滅
詔避殿滅勝許

中外直言臺諫
士庶皆上言以

元定
于

彗星
現

南人惟恃黑灰團然可以利誘乃遣使獻玉帶於文德求

置權場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願築土城以

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者復至文德請於朝許之開權場於

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文德弟呂文

煥知被欺兩申制置為吏所匿元人又於白鶴城築第二

堡文煥再申方達文德大驚曰誤朝廷者我也即請自赴

援會病卒復置權場交市之所權音角襄城外

文德時為荆湖○甲子景定五年元世祖至七月彗星長

十數丈芒角燭天自四更後東見日高方歛月餘乃不見

楊棟因指言蚩尤旗因此遭論去國見祿歲切彗外星東

見如字蚩尤旗言○八月元以燕京為中都太興府劉秉

忠請定都于燕世祖從之○元改元至元時阿里不哥兵

屢敗至是與諸主王龍峇失罕速帶音里吉合及其謀臣

不魯花脫忽思等來歸詔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

謀臣不魯花伏誅○元立諸路行中書省○冬十月上崩

在位四十一年改元者八寶慶紹定則彌遠十年之政端

平初元善類滿朝有真德秀魏了翁等為執政侍從人以

比慶曆元祐自嘉禧以後至于淳祐則有嵩之數年之政

嵩之既去自淳祐至寶祐正人指邪為邪邪人指正為邪

互為消長而狼狽莫如開慶丁大全之政景定改元大全

與吳潛雖人品不同各以竄死似道獨相遂執國政末年

寢有君臣相猜之跡未及更變而崩壽六十一上臨御以

為公田不便民
間愁怨所致於
是似道力辨乞
避位帝諭慰不

補綱目史臣曰

理宗享國與仁

宗同然仁宗之

世賢相相繼理

宗四十年間若

崔與之吳潛皆

弗究於用而史

彌遠丁大全實

似道竊弄威福

相為終始治郊

標註

史略卷六

南宋理宗

五十二

元人置權場

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為常。
補周氏曰：自置權場於樊城，然後蒙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決矣。蒙古以利誘呂文德，請置權場，文德許之。然則誤國之罪，可勝誅哉。綱目特書所以志其失襄陽之漸云。

彗星現

補按：綱鑑彗星出，柳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殿，滅勝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皆上言以

元定燕于

南人惟恃黑灰團，然可以利誘，乃遣使獻玉帶於文德，求置權場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願築土城以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者復至，文德請於朝許之。開權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文德弟呂文煥知被欺，兩申制置為吏所匿。元人又於白鶴城築第二堡，文煥再申，方達。文德大驚曰：誤朝廷者我也。即請自赴援會病卒。
復瀘之復音伏，權場交易之所。權音角，襄城外。制置使為去聲。○甲子，景定五年。元世祖至平。

十數丈，芒角燭天。自四更後，東見日高，方歛，月餘乃不見。楊棟因指言蚩尤旗，因此遭論去國。
見如字，蚩尤旗言。○八月，元以燕京為中都，大興府。劉東

為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似道力辨乞避位，帝諭慰不許。
補綱目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間若崔與之、吳潛皆弗究於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相為終始，治邪之不逮仁宗，宜也。然嘉定以來，正邪質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丕變士習，後

忠請定都于燕，世祖從之。○元改元至元時，阿里不哥兵屢敗，至是與諸主王龍谷失罕、速帶、音里吉合及其謀臣不魯花脫忽思等來歸，詔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不魯花伏誅。○元立諸路行中書省。○冬十月上崩，在位四十一年。改元者八。寶慶紹定，則彌遠十年之政。端平初元，善類滿朝，有真德秀、魏了翁等為執政，侍從人以比慶曆、元祐。自嘉禧以後，至于淳祐，則有嵩之數年之政。嵩之既去，自淳祐至寶祐，正人指邪為邪，邪人指正為邪。互為消長，而狼狽莫如開慶、丁大全之政。景定改元，木全與吳潛，雖人品不同，各以竄死，似道獨相，遂執國政。末年寢有君臣相猜之跡，未及更變而崩，壽六十一。上臨御以

古帝王之治者
考論其功自帝
始焉廟号曰理

其殆庶乎
補共濟曰理宗

在位方以崇尚
道學為事務虛
名而茂實政當

是時為監司守
命者豈無學道
學之流乎要之

皆趣時好名之
士非真有公於
居敬窮理以濟

入利物者也
補按度宗荒於
酒色拱手權奸

喪師失地殆無
虛日賈似道方
且粉飾太平天

怒人怨以至滅
元以安童
為丞童
相顏

補按似道命劉
良貴搦撻以罪
黥配李於章州

規於汀州
補按遠州謂遠
隔之州也

補廣義云汴宋
之將亡也放太
學生鄧肅歸田

里南宋之將亡
也黥配臨安府
學生葉李等於

遠州彼儒者之
獲無辜固不暇
惜而當時國家

號理宗太子立是為度宗皇帝初元初年也從去聲慶曆

周濂溪先生程明道伊川張橫渠先生

度宗皇帝初名孟啓福王與芮之子理宗之猶子也理宗

子多而不育鞠孟啓於官中改名孜又改名禘立為皇子

封忠王已而建儲改名齡歲甲子即位時則蒙古部國號

木元紀元至元之初也賈似道專政進平章軍國重事魏

國公立相以自副音啓猶子婿曰猶臨安府士人葉

李蕭規等上書詆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怒以他事罪

竄遠州上書之詔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

禮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何基金華人

淳元年元以安童為右丞相伯顏為左丞相以劉秉忠為

太保參中書省事安童不華黎四世孫年方十三位在百

安童侍側曰人各為其主陛下南面天下而木難而以私憾殺
何以懷服未降世祖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由是深
重之至元二年為右相是年冬召許衡至令入省議事衡
以疾辭安童即親候之於其館與語良久世祖嘗諭衡曰
安童尚幼未更事善導之於其館與語良久世祖嘗諭衡曰
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也難去聲伯顏蒙

崇儒

道似

元以安童
為丞童
相顏

西

史略卷六

南宋度宗

五十二

補按綱鑑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拜官還越而密命呂文德詐報元兵攻下陀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至是又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又遣中使加賜日至十數特授平章軍國重事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

○丙寅咸淳二年元世祖至元三年呂文煥守襄陽元人自開互市以來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哨所女及所教及○似道建第西湖葛嶺自娛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他相書紙尾而已內外諸司彈劾薦辟舉削非關白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以求羨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至不可勝計趙潛輩爭獻寶玉貪風大肆兵喪于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誓莫敢言者西湖在杭州西治平聲彈劾有罪也薦辟除薦舉爲官舉削舉用及削除名籍

○元立制國用使司以阿合馬爲使封世子南木合爲北平王○賜日本國王書○初給官吏俸及職田○元封

作無藝註猶言無極
補按元世祖至元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元國信使持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云云又曰冀自命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按北條時宗執其使而斬之
補按蒙古主命國師八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爲宗
補按文獻通考寧宗嘉定六年詔諸王官學改

太子忽哥赤爲雲南王○丁卯咸淳三年元世祖至元四年元以史天澤爲左丞相忽都答兒耶律鑄降爲平章政事伯顏降右丞廉希憲降左丞○戊辰咸淳四年元世祖至元五年襄陽受圍文煥告急遣高達范文虎赴援道不通二將亦不用命○三學士人上書乞調諸道兵併力救襄不報三學文學宗學上聲○弓量推排田畝○葉夢鼎辭位不允徑去○江萬里馬廷鸞爲相○元立御史臺及諸道提刑按察司行新制蒙古字學○庚午咸淳六年元世祖至元七年江萬里請援諸路蒙古字學○庚午咸淳六年元世祖至元七年江萬里請援兵救襄議不合罷去○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受圍三年奈何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得何人之言上曰適有女嬪言

似道 補按詔賈似道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臺亭榭作半間堂延羽流與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嘗與群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有言邊事者輒加殿斥

似道 補按帝師謂西僧八思巴也

似道 補松苗曰按布子戒憲之對其意固

之詰問。誣以佗事。賜死。自是無敢以邊事言者。○似道權

傾入主。諫者動以周公輔成王。擬之親王。外戚宦官近習

皆箝制。不敢恣。當世望士亦引用。登朝為儀羽。而服心不

在焉。在外監司郡守亦參用。廉介非其人。而得進者各有

蹊徑。最以吝賞誅貨。失將帥心。劉整降北。獻策取東南。謂

緩取則經營自蜀而下。急則由襄淮直進。時諸將北降。知

國虛實者相繼。似道方以粉飾太平為事。畧不為意。諷音

音檢平聲望士有名望者儀羽儀表羽翼監司提刑安撫

轉運提舉宋四監司吝賞誅貨如打算費用之類吝鄙吝

也謂應賞其功而陞吝吝不賞誅貨謂誅求財貨粉飾太平

言天下大劫而飾飾以為太平如女子本無顏色而強以

脂粉飾之也 ○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世祖嘗令受帝師戒希

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

臣當忠為子當孝是也有方士請鍊太丹敕中書給其所

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靈

于太丹也世祖善之以許衡為中書左丞時阿合馬專權

無上蠹國害民嘗欲以其子典兵柄衡曰國家事權兵民

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民典財而子又典兵太重世

祖曰卿慮阿合馬及耶衡對曰此反道也古者姦邪未有

不由此者世祖以衡語語阿合馬阿合馬由是怨衡盧音

阿之語 ○辛未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劉東忠許衡進所

芝朝儀 ○立司農司以張文謙為司農卿 ○教水軍七萬

造戰艦五千祭環城以通襄陽 ○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

國子祭酒 ○十月建國號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

許衡 補按綱目六年二月蒙古以許衡為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時阿合馬勢傾中外其子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執奏曰國家事權云云

善然其目則不當忠孝二字宜謂行不宜謂戒如論語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有可稱戒之義

補按元世祖至元七年罷制國用使司立尚書省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兼領尚書省事因擅權

補按綱目六年二月蒙古以許衡為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時阿合馬勢傾中外其子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執奏曰國家事權云云

西示 主 史略卷七 南宋度宗 五十六

補按集賢殿名補按許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等十二人為齋長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
補廣義云魯齋設教之方千古一人而已蒙古始興而得大儒為之輔佐如此抑豈偶然之故哉
補綱目集覽馴致猶言遂致造者書之湯誥凡我造邦南胡曰曰天則其名太誇曰元則其義

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降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湯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致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絀制之權宜緊以至公得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太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右所無頃者者宿請廷奏章伸請謂既成於大業且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為萬邦允切躋仁之

夢馬再相襄陽

願隱蒙古擇斯二者之間故不曰天而曰元補易乾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終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首出庶物萬物咸寧本義云大哉嘆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
補南宋紀樊城既陷阿木益兵攻襄文煥力不

要事後因草道恊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乎
 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興敷天共隆大號咨爾有眾體
 子至懷後太保劉秉忠之議也音九反於戲於音鳥戲音乎稱義之稱去聲
 ○壬申咸淳八年元世祖至元九年葉夢鼎再相以與似道意不合去○襄陽陷先是理宗初年襄陽以制臣失撫御致王
 旻作亂而陷謝方叔作相喻李曾伯遣將取之北方亦不
 苦爭及劉整策行重兵圍襄陽日文煥守城六年扞禦備
 至而似道不肯調援雖糧食未乏衣裝薪芻無所措辨至
 撒盧舍為薪緝關楮為衣援兵不至遂以城降為元人之
 用制臣如制置使之類調援調遣援兵關楮關會之紙也
如今之鈔楮音楮上聲木名皮可為紙降音項平聲下
並同為元
 ○賈似道累章出督而陰諷朝廷留之卒不行
之為去聲

文天祥

平地產毛

能支會元三降，詔諭文煥曰：尔等非守孤城于今五年，宜力为主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其如數萬生靈何？文煥乃降。按綱鑑似道以去，要君帝勉雷益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亟求解職，遷秘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按綱目阿合馬等屢毀漢法。

累上聲出督累上章疏請出督軍

○元併尚書省，封皇子忙哥刺為安西

王。○直學士院文天祥致仕，初賈似道稱疾乞致仕，以為

要君似道諷張立志劾罷之。天祥遂引錢若水例乞致仕，

時年三十七矣。要平○癸酉，咸淳九年。元世祖至元十年平地產

白毛如銀線菜，臨安尤多。元侵樊城，守將張漢英及都統

制范天順牛富死之。○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衡居

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

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之間

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

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羞見祖宗于地下，但願

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

也。○甲戌，咸淳十年。元世祖十一年賈似道丁母憂，隨起復。復音

○陳宜中僉書樞密院。○七月上崩，在位十年。改元咸淳。

壽三十五。似道立皇子昀，年四歲，是為孝恭懿聖皇帝。音

孝恭懿聖皇帝名昀，皇后全氏出也。太皇太后謝氏臨朝，

稱詔，改元德祐。○封兄建國公昀為吉王，弟永國公昀為

信王。昀音丙○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以天下為己任，知

無不言言，無不聽其薦人才，各稱器使。城開平，城燕都皆

秉忠相，其地至是無疾端坐而卒。世祖聞驚悼，謂群臣曰：

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唯朕知

之。至是八年秋八月劉秉忠贈太傅，封趙國公，諡文貞。秉

忠自知好學，至老不衰，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無異平

劉秉忠卒

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盤，盤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按秉忠卒在景定十年，綱目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

票注十八

史略卷七

南宋孝恭

五十八

元命 史伯 澤南 顏伯 天選卒

伯會 人會 兵會 樊干

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補按天澤姚樞上言如求大將非安童不可元主遂下詔數宋賈似道甚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澤伯顏總諸道兵凡二十萬天澤至鄂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補按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鄂州劉整以博羅懼趨淮西十月伯顏攻鄂州張世傑力戰禦

昔自號藏春散人有詩文十卷元命中書平章史天澤中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瑋為後

書左丞相伯顏帥諸軍南侵陞辭世祖諭之曰古之善取

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天澤有疾而

還尋卒先是世祖遣鑿馳視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

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為戒言訖而卒天澤忠亮

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辟可謂社

稷之臣其視富貴權勢歛迹退避若將流之者故能善始

令終為開國元臣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始折節讀書尤熟資治通鑑其立論出人意料出入將相

○元伯顏丞相大會兵于襄樊九月以降人劉整領騎兵

出淮泗呂文煥領舟師出襄陽爭先向導水陸並進攻沙

市新城都統邊居誼帥所部三千人力戰死之策應使夏

貴力戰元兵出其不意兵敗沿西南岸縱火歸廬州宜撫

朱撰孫提重兵不戰歸江陵沙市新城沙市鎮在江陵城外十里帥音率撰音把

鄂州降○天目山崩臨安主山○詔天下勤王○己亥德祐元

年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元伯顏留阿里海牙以兵四萬守鄂而與阿

朮率大軍渡江順流東下時沿江諸將多呂氏部曲望風

降附○江州降運使錢真孫自縊○劉整自愧出淮無功

憤死無為軍城下無為軍屬淮西○似道都督軍馬遷延不出聞

兵已下建康始率諸軍發行在迂道而行數日始達蕪湖

將趨安慶府牽制下流之師未至三日安慶帥范文虎乃

引氏婿已降將士無復固志似道許渴轉官資諸軍詎曰

天崩 山崩 詔天 王勤

劉整 憤死 似道 督軍 遷延 不出

之伯顏遂潛兵入漢屠沙洋陷新鄂守將邊居誼死之又拔陽邏堡夏貴棄師還伯顏遂會阿朮趨鄂州朱撰孫將兵救鄂不至而還鄂州降補綱目撰作補按是時似道專權行止自由妾歸谷于上下以自解呂中曰似道國已魂落膽喪矣是夜三鼓鳴鑼一聲十萬兵須臾而散賊身雖揚蹕十斬何救於國

標注

史略

南宋孝恭

五十九

忠發越王兵祥文
臣為昂券天

專補按南宗紀初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乃發群中豪傑并結渙洞山蠻有眾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鳥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微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國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

要官資做甚已未庚申官資何在似道不能答鳴鑼一聲退兵于珠金砂十三萬眾一時潰散似道奔入揚州蘇州屬太平將趨將音漿安慶府屬淮西即舒州未至三日似道未至三日之前官資降轉官品已未庚申蒙哥侵伐之時亦許官資竟無其實 ○江西提刑文天祥募兵勤王天祥吉州廬陵人也丙辰魁進士第 ○殿帥韓震謀劫遷都陳宜中以計誅之 ○池州破通守趙昂諫將死與其妻訣妻曰卿能為忠臣妾顧不能為忠臣妻耶昂諫喜具衣冠與俱縊明白伯顏入城見而憐之具衣棺葬焉池州屬 ○建康破趙淮死之趙淮 ○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戒嚴防 ○王爚陳宜中等劾似道不忠不孝之罪宜中本受賈息至是亟劾賈以自鮮爚音 ○似道貶鄭虎臣以父仇監押至漳

衛傑張入世

勝者謀立人眾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補按臺使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后不許王爚論再三乃降三官務州居住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僥倖貪濫福驕吝專忍謬十罪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妃賢無比之林甫自託於尹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於操云云遂循州安置籍其家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

州即厠上拉其胸殺之父仇似道與虎臣父有仇 ○張世傑以兵入衛

元兵在境陳宜中等惟攻擊賈黨略無備禦之策司馬夢

求監江陵沙市鎮力戰死徵諸帥入衛夏貴翁萬壽黃萬

石等不至夢求温公五世孫音 ○六月庚申朔日蝕晦冥鷄栖

于時咫尺不辨人物自己至午明始復音食日月庚日

復音 ○留夢炎相 ○文天祥將民兵峒丁二萬餘人入衛

與夢炎意不相樂以尚書除江浙制置守某門音洞溪

安百里獨松關告急時張世傑軍五萬諸路勤王兵四十

餘萬天祥與世傑議兩軍堅守關廣全城王師血戰萬一

得捷猶可為也世傑大喜議出師宜中以王師務持重隆

州郡運隆 衛祥文入天

詔天祥等罷兵

天祥不出兵

虎臣至悉屏去撤橋蓋暴行狀

元兵入臨

詔沮之遣使乞和獨松關在吳江縣○詔天祥等罷兵○潭州陷

時一軍自湖南圍潭州守臣李芾戰守屢捷經八九月城

將陷關門死之將音禁李芾號青堂守潭竭九備禦凡九月城破芾命積薪樓下携家人登樓大宴積金銀於兩

二年元世祖至正月秀主與畢奉皇兄益主是皇弟廉王

昂等航海航海難○世傑去朝○元兵駐高亭山去都城

三十里○軍中夜遁○文天祥右丞相辭不拜除天祥為右相而辭

不○賈餘慶吳堅相○天祥出使軍前辭氣慷慨議論不

屈伯顏留之○元兵入臨安賈餘慶等奉三宮以降手詔

諭諸路內附三宮理宗后謝氏度宗后全氏與少帝○伯顏遣宰執先赴大

三宮北遷

宋帝至都封瀛國公

宋帝即位

按伯顏軍車亭山太皇遣使

奉璽以降右丞相陳宜中夜遁

初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

乃進次阜亭山師皆會天祥世

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奔

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應

奎上傳國璽伯顏受之是夜遁

歸温州之清澳補按綱鑑帝與

太后肩輿出宮太后以疾留內

補靜軒周氏曰是時天子蒙塵

車駕北狩宋之臣子未有謀也

都天祥亦登舟北行至鎮江得間逸去大都至元九年改中都曰大都逸去

皆在遣中過真州守苗再成奪駕幾遂不克駙馬天子婿苗再成名幾音機

成守臣苗姓再成五月宋帝至上都降封瀛國公帝在位

二年改元者一曰德祐上都燕京北八百里即開平府中統五年加號曰上都○益

王廣主由海道至温州蘓劉義陸秀夫來會陳宜中張世

傑海舟亦至福州宣謝太后手詔以二王為天下都副元

帥召諸路忠義五月朔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等共立益

王昴為帝即位于福州昴為端宗皇帝温州屬浙東元帥廣王都元帥益王

副元

端宗皇帝名昴孝恭懿聖皇帝兄也即位改元景炎遙上

南宋端宗

六十一

天開南汀
祥劍干州

大駕還後舊都之心者獨庭芝與才涕泣誓衆奮志舉事雖夜擣元軍不克而返然其忠國之心亦誠矣
補按綱鑑曰端宗諱是度宗長子恭宗之兄在所逼年十一崩於嶺南之硯州補按分註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温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劍州取江西

世傑中
航帝海

廉希憲

補按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淮兵三十萬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莫不辨舟得以進
補按元軍破汀關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未幾浚與去疾降元浚因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補元紀至元十七年希憲自江陵以疾召還太

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太皇太后為壽和聖福至仁太皇太后皇太后為仁安皇太后尊度宗淑妃楊氏為皇太后同聽政是字○封廣王昺為衛王陳宜中左丞相張世傑少保○文天祥至除右丞相以與宜中世傑異意不肯拜○九月天祥開督南劍州募兵得數千遂復邵武軍冬十月天祥帥師次于汀州興化軍通判張日中等來會時贛寇猖獗血江閩廣之路日中等聞天祥開督勤王遂各起兵來應天祥遣趙時賞張日中趙孟深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遣吳浚將一軍取寧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張日中建昌軍南城人橫渠先生十三世孫○鄒鳳與元人戰于寧都敗績武崗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亦死

天祥為製服哭焉○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建寧府遂侵福州宜中世傑奉帝及衛王楊太后等航海由潮州至廣州趨富陽遷謝女峽○丁丑景炎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阿剌罕入汀州文天祥奔漳州謀入衛道阻不通往來江廣間戰有勝負○吳浚降于元因楚漳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誅之○三月文天祥復梅州○四月天祥復興國縣○五月張世傑復潮州○天祥自梅州出江西遂復會昌縣與趙時賞張日中之兵皆會之○元中書政事廉希憲卒希憲在江陵遠近向化及有疾召還民皆垂涕擁送建祠繪像以祠之卒世祖歎曰無復有決大事如廉希憲者矣伯顏亦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為

廉希憲

南宋端宗

天祥人敗于零都

子遠使問之希憲曰臣病無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群小附之病之大者也十一月卒伯顏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云云

李恒祥

名言○六月天祥敗元人于零都遂次于興國縣秋七月使張日中趙時賞等帥師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張世傑回師由潮州圍泉州不克○帝舟遷于潮州之淺灣○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襲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淵于永豐瀉兵先潰恒窮追天祥至方石嶺恒及之輩信拒戰箭被射而死天祥至空院恒又及之張日中奮力戰元兵少却恒麾鐵騎橫擊之日中身被十餘創猶手刃十餘騎而死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禽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沂鄒瀉乘騎逸去遂奔循州散兵頗集

天祥家屬送于燕

軒讀至此愕然有逸盜之意當此時宋室不絕如綫宜中降于元則元王英明何用被賣國之臣若其許活亦應不在齊民之籍今逃占城誰知其為賊耶情夫

帝崩

補分註帝至并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乃屯于南嶺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臨刑劉沐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而天祥妻子家屬送于燕二子死于道○廣州陷○十一月元劉深以舟師襲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舟于秀山陳宜中之占城求兵遂不復還十二月帝再遷于并澳颶風作帝有疾元劉深復以舟師來襲并澳執俞如珪帝舟遷于謝女峽音瞻○戊寅景炎三年元世祖至元十年江浦○元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帥師入閩廣○帝舟遷于碇州夏四月帝崩于碇州陸秀夫立衛王為帝是為帝昺音

面俱至補按綱鑑曰夏少康有衆一旅田一成遂滅寒
補丁南湖曰秀夫當舉國同死之際而猶講大學以匡其君尹
禮以淑其子茲
二賢者何若彼
迂耶蓋仁以為
己任死而後已
未死以前一時
一刻雖顛沛必
於是也此固宋
朝崇重道學之
效亦道學諸公
有以培養人心
者歟

帝昺端宗皇帝弟也。名昺即位改元祥興。皇太后楊氏同聽政。先是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眾共立帝。年八歲矣。適有黃龍見海中，遂改祥興而升碭州為翔龍縣。以陸秀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時播越海濱，庶事踈略。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及拜首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出其手，雖忽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見音現○六月，帝舟遷于新會之厓山。○有大星南流墜海中，小星千餘隨之。聲

補南宋紀初世傑以碭州不可居而厓山在海中，去潮廣各四百餘里，兩山相對，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世傑以為形勢之地，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焉。遣人入山伐木造軍屋，十間行營正殿，曰慈元。揚大右居之外，廣州為翔龍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復刷人匠造楫，楫製器仗，民不

如雷數刻乃止。○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敗于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而加少保封信國公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子道生復亡，家屬俱盡。○元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文天祥屯潮陽，鄒瀉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道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力不支，帥其麾下走海豐。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眾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被執，吞腦子不死。鄒瀉自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真偽。遂烹子俊，而執天祥。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或謂弘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弘

能堪始有難叛之志
補按綱目弘範至厓山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破海中中艦外船貫以
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元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

範曰彼忠義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處舟中以
 自從慶上○葬端宗于厓山○元阿里海牙自海南還師
 上都○已卯祥興二年元世祖至元十一年正月元張弘範兵至厓
 山張世傑力戰禦之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
 師中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
 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荅之弘範乃命
 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
 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
 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欲
 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宋師樵汲道

世傑
草茨沃以膏腴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焚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云云
補按綱鑑註嚴音似附船著岸曰嚴
補又按薄逼也
補又按維繫舟索也
補按綱目陸秀夫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
同溺
補又按安南作

絕兵士茹乾糧十餘日而大渴乃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
 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蒯劉義方與等且夕大戰元李
 恒自廣州以師會攻弘範命恒守厓山北面數上聲零丁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絮身
世淨沈風赤萍阜恐灘邊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語幸
 ○二月戊寅胡世傑將陳寶叛降于元已卯都統張達
 夜襲元師敗還元人進薄世傑之舟甲申弘範四分其軍
 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舫厓山潮至必東
 道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
 一軍乘早潮而戰世傑敗之李恒等順潮退師午潮上元
 師樂作宋師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師犯其前南師
 繼之宋師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

陵秀
夫抱
帝崩

揚
后溺
海崩

占城世傑將趨還廣東乃回舟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云々

占城世傑將趨還廣東乃回舟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云々

宋亡

天祥
不屈
八日
猶生

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回結黎庶之心歟補按十月至燕館人供甚盛天祥不寢處坐蓬直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見于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勵操愈堅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子所事願擇勿殺乃囚之

又曰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溺焉宋亡為趙之為○崖山既破元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送于燕京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天祥至燕不屈繫獄勵操愈堅○宋之故臣亦有由嶺海之安南者安南自其國王李乾德卒於紹興子陽煥立陽煥卒于天祚立天祚卒於淳熙子龍翰立龍翰卒於嘉慶子果昂立世奉宋正朔當龍翰時有閩人陳京入其國得政為

關嶺表攻城略地志圖恢復元謀未遂可哀也己及其至燕元人嘆之以爵而天祥不受則是富貴不能淫元人懼之以威而天祥不屈則是威武不能屈然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宋也

國塔京子承再世執其國柄及吳崑時承棄其國傳子威
晁理宗受其貢而封之威晁傳子日照宋亡乃改名日烜
奉貢于元初邵雍與客語及國祚取晉出帝紀示之靖康
驗矣至德祐益驗陳搏亦嘗有一汴二枕三閩四廣之說
宋果至閩廣而盡自太祖建隆至欽宗靖康一百六十七
年自高宗建炎至祥興又一百五十二年（支音奏）紹興高
宗年號（翰）舊本（作朝）非（嘉定）寧宗年號（崑）丑感切（邵雍）康
節先生（出帝）五代晉出帝為契丹所執（靖康）徽宗被執之
年（德祐）少帝被執之年（陳搏）希夷先生（自太祖）云云
自太祖至欽宗九九世自高宗至帝昺九九世
右宋自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帝昺祥興己卯凡三
百二十年而亡

標註十八史略卷之七畢

東 京 書 林

北畠茂兵衛
山中市兵衛
小林新兵衛
丸屋善七
江島喜兵衛
北澤伊八
柳川梅治郎
博野慶治郎
水野慶治郎
石川治兵衛
小林新造
東生龜治郎
出雲寺義治郎
山中喜太郎
大倉孫兵衛
吉川半七
內田彌兵衛
岡村庄助
林安之助
島屋平七
山中孝之助
山中喜太郎

各府縣書林
大坂 柳原喜兵衛
前川善兵衛
三木美記
岡田茂兵衛
岡島真七
松村九兵衛
山岸彌平
辻本新太郎
藤井孫兵衛
田中治兵衛
川瀨代助
片野東四郎
栗田東平
鬼頭平兵衛
東 崖 堂
三浦源助
伊東善太郎
白木健治
三原屋甚藏
廣瀬市藏
佐藤俊平
吉成壽三郎

豆州三島 朝日仲治郎
全 小西又三郎
相州小田原 米屋忠兵衛
全 曾比屋平兵衛
全伊勢原 山田淺二郎
全藤澤 川上九兵衛
橫濱 師岡伊兵衛
全 丸善支店
武州熊ヶ谷 松枝悅三郎
武州秩父郡 井深東平
全鴨ノ巢 長島為一郎
全浦和 藤屋源助
上州前橋 黑崎長三郎
全高崎 後藤鋼吉
全沼田 柴田量平
全藤屋彌右衛門
全館林 山田金兵衛
全 糸屋太吉
全 錦屋金治郎
全 宮本屋佐七
全 山口六郎
全富岡 治田文治郎

上州桐生	白木屋藤七	常州水戸	笹島吉郎衛門	岩代赤松	龍田屋万助
野州朽木	小林八郎	全那阿港	大内長右衛門	全福島	大宮屋周助
全足利	叶屋義兵衛	全土浦	寺田新助	全	上野屋彦太郎
全宇都宮	佐藤靜雄	全	大黒屋彌助	全	光白屋清次郎
上總東金	多々屋嘉兵衛門	全石岡	高木市兵衛	全郡山	小野屋茂助
全木更津	織本彌惣	龍ヶ崎	近江屋清助	羽前鶴岡	小池藤太郎
全	鈴木長兵衛	全	岡野屋利兵衛	全	地主文造
下總水街道	増田爲吉	全江戸崎	田山彦右衛門	全山形	八文字屋太右衛門
全佐原	朝野利兵衛	全	泉屋平兵衛	全	市村屋五兵衛
全	堤正平	越後	石橋運平	全上ノ山	万屋利七
全銚子	石井藤七	信州松本	竹田健	全米澤	金澤屋庄右衛門
全	飯田今治	全上田	高見甚右衛門	陸前弘前	玉田平治郎
全佐倉	吉田傳右衛門	全長野	鼠屋甲藏	全	野崎九兵衛
下總佐倉	鍵屋藤右衛門	全	小椋屋喜太郎	全	石井常吉
全八日市場	木内嘉兵衛	陸州仙臺	萬屋伴五郎	陸奥米町	池田吉助
全	日暮市郎右衛門	全	伊勢屋半右衛門	全	浦山政吉
甲府	内藤傳右衛門	全	伊勢屋安右衛門	全八ノ戸	浦山太郎兵衛
全	徵古堂	全	菅原屋安兵衛	函館	魁文社
常州水戸	大高東一郎	全	阿邊新三郎	全	常野嘉兵衛
全	川又銀藏	全石ノ巻	山口啓之助	青森黒石	岡崎春次郎
全	澤屋貞治郎	岩代赤松	田中利兵衛	全大町	丹心堂
全	須原屋安治郎	全	齋藤八四郎	弘前	官本甚兵衛

明治十五年九月廿日版權免許
同十六年二月出版

定價金貳圓

標註人

笠間益三

福岡縣士族

福岡縣下三池郡橋村
七百五十番地

出版人

東崖堂
富田彦次郎

東京京橋區桶町
壹番地

發兌書肆

東京大阪
東崖堂

